後山居士文集

善本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宋）陳師道 撰

後山居士文集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七

陳　師道　無巳

論

正統論

統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

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
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
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
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
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
聖人除之夫列國並立而不相尚君子
必致于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
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絶於文
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

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
也由周而上天下為一學者所不論也
由周而下至于五代其所論者五焉有
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
位者齊晉是也有其統而為閏者秦新
是也無其統而為僞者魏梁是也上無
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説有三
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也天
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

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
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
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
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
進可黜則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
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乎
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
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弒
子也王與諸侯大夫國人君之而王法

之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裔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自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者號爾故詩降而書絕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書絕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復與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而天命未改故管

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殄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之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

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者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有功於民而魏則中州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

下則爲陳陳亡於隋則有終自隋而上
則爲魏魏而上爲燕燕趙趙繼晉者也晉
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舉天下而棄
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
其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
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羯也慕容氏鮮卑
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
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
燕趙不爲夷而謂魏爲狄乎南北之變

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
繼宗古之制也其所以貴者以中土之
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
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
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
之也持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
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沒而孝
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
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

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純乎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善其變也又況終身由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著惡其變也又況言弗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於新而唐非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

於春秋見之也楚比盜也而棄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情不以迹也梁之存猶魏也此朱梁之辨吾於正統質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其義折衆説之枉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取守論

世之説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夫策士可以進取儒者可與守成秦以用武

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武文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則手足異號耳目異便而世以爲異者有見於末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

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從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爲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兎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

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爲生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爲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興不得而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

傑遏黠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
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以異也私
故也故丗以爲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
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
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
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作爲朝會祭
祀弁服之制以爲仁義守天下之具孟
子曰禮節文仁義者也禮以爲節儀以
爲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

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又不
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
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
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爲而無不爲
舜禹是也爲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
湯武是也假之者爲人者也不善其身
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爲道者也
故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
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

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已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迨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商君論

士之爲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爲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人者人豈忘之哉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

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爲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

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桀惡百世之後名爲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徇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邪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

始鞅之説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説者謂鞅舍己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懐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懐石也而市之王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

謂王者之効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詭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欲有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説又以拒人之説也則聽之者可一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主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

毀者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可謂善用矣以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車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有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

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
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
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
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内豐外服光之功
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
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
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
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
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

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
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
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
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
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
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
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爲妻乎則除患
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
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

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昏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爲右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爲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卷末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八

陳　師道　無己

策

擬御試武舉策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

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
事何也昔之誓師者或曰孥戮女或曰
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
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
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
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
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
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
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

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爲是而紀
明之戰克以擊之爲便而充國之籌勝
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効同何以然
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
學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
以成世務而不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
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
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藪宅善牧川居

善漁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
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
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以對
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常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
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岀也能
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
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
聖人所優爲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

之修文也古之爲國者兵設而不試戰
習而不用進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
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
廉李之戰鬬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
足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
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辠非聖人
之道有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
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
爲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

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
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
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
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
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法
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于鬼神
諭于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
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鍾鼓與
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

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
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
周文之時三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
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
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
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
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
子以爲文王至德也夫優爲之與不可
已而爲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

之爲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爲還師以待時者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内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霸以利動利之者僞也君子恥之夫德形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

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蒐田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爲名爾然能用其民葢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曰其克有勳刑葢未用

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
戮蓋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𦤎隸也魯
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
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刖也材
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孥或戮猶未至
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
殺猶今之言𦤎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
則服大刑刑至於殺則極矣傳者以謂
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

罰弗及嗣皐陶之善舜也皐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爲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

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爲仁師克則鮮死焉貧則多矣伸之以威以追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

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也臣謹案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

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
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
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
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
乎至其説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
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
所見而謂先王爲之乎臣惟墨子之拒
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

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
爲守㕘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
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爲臣愚敢爲陛
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
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不如
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
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米粟可得而食
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保
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

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
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
繼也此霸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
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
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効于四
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
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
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

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
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國
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
態國之大患也臣惟充國之議有大焉
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
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
得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
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

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臯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爲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内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内異譬之於家盜在内攻之可也在外備

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後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罪人得

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又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歐之度塞限以封略羈縻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彊精神內守則邪癘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校得失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

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霸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敺之則已暴者爲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麛卵不可謂政彊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

之武王是也兩彊不相下則相傷故下
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
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
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
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
兩亡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
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
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

所以爲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責夷狄爲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事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去惟其褊心是以爲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羌令居馴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

其遠夫料敵决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爲耻舜不以爲辠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

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革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

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

慮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

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

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

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

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

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

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　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

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
此顯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
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采擇
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
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
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
明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
者懋焉顯効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
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世一者政也

先王所以同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
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
內建六御以逆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
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達其刑禁正人
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恊于朝覲而
考于巡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
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
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敬周
尚文是之謂治至于上失其政而下擅

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魯異變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尊貴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謂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爲一代之法則隆殺有焉所以新天

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殷人貴富
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疆自
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
興而齊衰矣其事晉如小侯特亟疆於
魯衛之間耳而魯困暴於邾莒矣此無
他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
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彊矣國無其人能
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葬諸桓之盛
其不奪者幸也由是論之齊未嘗不衰

而魯未常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代齊三桓弱魯以爲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爲異説以自智或者有所傳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爲二公之聖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

用儒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爲化以德爲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鉏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

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既明風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然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

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
有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蓋有以先之
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
也化以導其内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
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
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寛而
不苟察而不苛之道也古之人有之堯
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
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

九歌申之以四皋而庶績熙矣此無難
惟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
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
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
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
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
之論則退避未遑聞釋之之說則毋甚
高論其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

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内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慎也宣帝不好儒

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爲明以刑爲義以律爲法以賞罰爲政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位言足飾人之詞文足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辜而趙廣漢韓延壽以怨耦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万文帝之時匈奴之彊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豈篤於厚乎地節之間

王成以僞蒙褒賞而俗吏習爲虛名欺謾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黄龍之詔張敞之議尚可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効若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世以文帝爲寬宣帝爲察而不知兩君未常定其所尚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

釋之之論未常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
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苦漢吏
也而行之以寛故其爲治以安民爲本
棄嚴延年而用黄霸于定國然有時而
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
本也可不務乎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八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九

陳　師道　無巳

策問　題跋附

學試策問四首

問子曰盍各言爾志又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不遠志行不違言古之學也願聞二三子之志以觀德焉敬在下風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爲患

豈其埶之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
而爲患漢之後復無聞焉至今而爲患
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決失其故
道議者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
其埶而順導之二者何施而可也禹之
治水其事見於書其理見於孟子諸君
講之詳矣願聞其說以施于今
問水旱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者
以謂能爲之備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惠

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之三年耕有一
年之食三十年之計則九年之水七年
之旱無足憂者此豈所謂備耶國家承
平百年而効未臻此其故何也究觀古
今儒者之論富之之道毋奪其時今田
里之民以時耕斂則其弊安在願聞二
三子之説以觀政焉
問夷虜之爲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
代治外之道蓋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舞干羽而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予人太王之事也以大事小文王之事也通道夷蠻武王之事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豈其時之異乎則擇於數者孰宜于今嚴尤以謂古無上策則數君子者皆非也耶文王既聖矣顧不能舜之事而事之何也舜既能之矣則何畏乎有苗何憂乎蠻夷猾夏邪豈詩書

所載不可盡信與二三子以謂如何

策問十五道

陳之爲州舊矣而近歲以來以水爲憂秋夏之間四顧百里不見涯涘議者以謂浚八丈之渠達之于淮可紓今日之憂而損人不善也議者又謂損不與陳同利共患過爲異論豈其然哉願聞損之所以不利以告有司而定其論

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

異術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
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
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
也楊子之學出於莊君平君平出於老
莊韓子之學出於子輿五家同出於孔
氏而其說相反孔子稱夷惠而子輿非
之子休譽子方而毀仲尼荀卿非子思
孟子楊雲下老莊荀而尊孟氏退之謂
荀楊大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則孟子

距之非耶夫諸子之相非其相存耶而
相違耶其屈人而自伸耶抑亦喜攻人
之短與不然其有說乎二三子明於六
經而通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
焉古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王者臨之
父母之義也國家三歲一郊而不及地
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而議北
郊之禮而未及行今復合天地於太壇

而禮官以爲非欲修方丘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則何施而可也其詳著之

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井地之法旣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法異爲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顧聞其詳其戾於古與宜於今者其說有

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焉

人生而善猶須學以成之故自唐虞三代國鄉黨家莫不有教而其教之之道後無傳焉今自京師外及郡府皆置師弟子而又為之學以教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禄之家鮮克由禮謂其居之然也與夫自奮閭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教之之道宜何先焉昔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

聽於司樂何其先後之戾耶二三子以謂如何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全也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杜爲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亡徐孺子隱身逃世默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

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
十二子則咸無取焉莊休之語道術又
皆出於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出其道
而無一可取其相違戾莫甚於此豈其
固相反耶抑亦各有在與折衷於經君
子何取焉願聞其詳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
信有功矣參不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
等夫守而不失庸人之所能而稱賢何

也青去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如史之
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
其著明之
韓非本道德而號刑名為說難而卒死
之何其用之異耶李斯自謂不及非使
秦用之其所成就與斯何如願聞其說
司馬遷稱子貢一出五國有變今考其
詞反覆變詐戰國從横之士耳又稱好
廢舉列之貨殖夫子貢孔門之高弟而

其行如此遷之言疑不可信考之論語

以言語稱而又譏其貨殖則遷之言不

爲妄而孔子何取焉其明辨之

湯放桀周伐紂書載其事伯夷叔齊扣

馬而諫論語賢之四人之行不同而孔

子皆取焉是非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孟

子以謂伊尹伯夷皆聖人也而其所爲

若是之異乎豈清任之行不同如此則

其所同者何也韓子曰若伯夷者特立

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夫以
伯夷爲是則武王周公舍己而從人矣
以武王周公爲是則伯夷行怪矣二者
不得皆是也至其耻食粟而餓死豈真
違世而取名者二三子何取焉
昔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
行則患其飾智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
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乎今欲
使天下之士行而不僞言而能行其亦

有道乎二三子其詳言之

孔子不居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叔齊賢人也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皆以爲聖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决疑於二三子其試陳之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歷歲察廉而後得進宜得其人而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而可也古稱得

人必曰漢唐稱號循良其何人選用其何法其明著之

昔周公之爲周其致君成俗則有德其持世遺後則有政政者法制是也故周雖衰有中材可以振起之而不卒振者無其人也後之君臣相與成國而一民功則多矣至其爲治例多草創後無以守之惟管子之於齊房杜之於唐雖闕於教化而作爲一代之制則幾於周不

亦偉乎夫文公敬仲之法畧見于周官國語其詳不可推究而世變俗移恐亦難於行也而唐去今未遠其書具在尚可攷也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則天下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授以永業口分斂以租庸調學者之所知也願聞其說而施之于今何所因革推而行之以何道也

京東策問一首

問史稱汲黯之戇而武帝以謂近古社稷之臣何其異也黯固武帝所不悅而敬禮不衰不冠不見夫人臣而屈其主何以得之黯閉閤不事事而所臨三郡皆以治稱楚地盜鑄不禁宜用文吏以武勝而獨用黯何也淮南君臣謂丞相可說大將軍可剌而獨畏黯黯不可說也亦不可近乎願聞其說

書賈少府詩

賓君與先大夫游以行義聞里中而人不知其工於詩也其歿二十餘年而詩始傳以其有子也善矣君不亡矣紹聖三年四月十三日彭城陳師道書

書舊詞後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蓋不更此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知也余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黄九而為鄉掾

三年去而復還又三年矣而鄉妓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畜紙筆墨有暇則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處主人莫問是誰家者也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

後山居士陳師道書

跋楊李二公詩

元祐二年始以諸科解額合進士爲二

十七人而考官定者才二十二人昔熙寧中罷黜諸科以進學者於是士興于鄉者過倍其教化之効如此出納之吝雖有司事而非詔意秋九月大會羣士二公爲詩以勞相之邦人以爲寵又方請于上以復之而皆見于詩蓋其志也可謂賢矣

罷說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

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彊有力也
犬弱而捷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
後羆不能搏也行不十數里羆憊而伏
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鷙者人莫如虎豹
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
而受制于犬者遇非其敵困于羣也詩
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羆之謂矣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九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

陳　師道　無巳

書

上林秀州書

七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謹奉書學士閤下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

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愼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償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諭于

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
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
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
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
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
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
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
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
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

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
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
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
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
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
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
効不敢以為能也謹僂待命惟閣下賜之

荅李端叔書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

空竈紙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怪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接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迨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材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爲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顧常與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

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
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爲所欺以重其過
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
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
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
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
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
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黄魯直秦少游晁
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潜少公之客也

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两公之閒不亦汏乎如前所稱足下自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爲璞鄭人之言以鼠之腊者爲朴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説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其愚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舉釆絶口而唾駡繼之敢告不

敏師道再拜

與少游書

師道啓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佞嘗欺之邪公鄉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侍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

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某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馭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候以聞焉

荅張文潛書

師道啓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貺以文卒卒一再見懷不得吐既別欲一致問因以自効方事之不間竟後足下大以爲恨及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者君子之所存去人不遠惟設之於僕爲不當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既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之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於人耶譽者可信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

耶則僕言未効而跡未接竊有疑焉豈
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
耳古盖有之目逆而道存而僕不足當
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
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言却金三人成
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
人毀而自毀矣僕以小人之懷為君子
之心則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
可不戒也足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

宜從下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之邪僕家以仕爲業捨仕則技窮矣故僕之於仕如瘠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手足亂矣丗徒見其忍而不發遂以爲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然僕病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瘀瘵俠於頸領隱起而未潰氣伏於胷腹之間下上不時痔形于下體者十年矣志

彊而形遺年未既而老及之足下雖欲進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甲子詔以河內公爲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下至房室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方卧聞之起立尚可勉耶足下視此時如何僕獨得不勉耶羊鼎之側飢者吐舌但未染指耳足下欲與僕居將坐僕而沐熏之耶豈意其逃世而加束縛焉抑愛之過

厚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耽家于瀨鄉莊
休老于蒙田邑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
隱處者乎願一覽焉僕於書如貪者之
嗜利未嘗厭其欲也譙祁氏多書稱號
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願與足下盡心
焉春益暄惟爲道重慎

荅江端禮書

師道啓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
而不明於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

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
也思内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
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
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於形短長曲直
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黍人敗焉善人畏
焉得且畏之況求之乎言以述志文以
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
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爲小小以
爲大簡而不約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

心完氣廣之以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敏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略有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爲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材以當用子曾子蓋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願言其詳

答秦觀書

師道啓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爲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闕然無以爲報有愧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于市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彥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以

見及敢不畧其愚僕於詩初無師法然
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黄
豫章盡焚其槀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
奕焉弟子髙師一着僅能及之爭先則
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
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
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巳也故
僕常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
不可踈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

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而足下歉然欲授僕之言其何求之下邪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

答晁深之書

師道啓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信美而僕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愼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爲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劌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

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
以導内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
觀士何以教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
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
子之才如牧野之駒乗之則犇近之則
踶雖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
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
中節止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
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憂子

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成也子其驅之
士方盛時氣血動于内容色挑于外得
之則惑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
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窒而
撓之不獨牛馬汚穢日滋而科斗生焉
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
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爲之也子其
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
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内才

得此爾夫言之不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為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

與黄預書

師道叩頭啓昨莫始聞有殤子之戚此世事中最難堪者父子之私耳目之玩

孰見而驟失念之不堪況當之乎往歲
失一七歲男子扣天拊地欲有所許殆
不可以至理奪也往還深孰數見開諭
又勉讀方外書以自解免而聽其言如
耳邊過風讀其詞如目前空華視聽雖
接而心不隨晉惠帝謂飢者曷不食肉
糜此雖甚愚然世內事非身經之雖智
者有所不解也而諫者責其不聽亦已
過矣久而後念死者不更生生者無所

致力欲許則無從欲怨則無歸究竟無所得而已也念足下少年初經此變宜有甚於老者然有一事似可道太夫人齒髮衰白視足下夫婦日夜不寢食擊床倒席相向涕泣諭之不解禁之不止無如二人何則必鬱悒不平有如太夫人一不食足下何以自處耶幸少輟哀一思愚言王夷甫言太上無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民雖愚至於

父子夫婦則知之矣此未爲知人者衍又自謂有道第一等人夫道者性也而鍾於情何在其有道邪上下之間衆爾行不異衆何在其絶出邪而賢之士大夫共推衍爲第一則下衍者從可知矣思解足下之憂不覺及此亦以當一縱談也

上曾樞密書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

復隱忍然後爲辠則亦不敢夫天下之
事非閤下所得與則非其所當言其在
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
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
情及期則有歸心況又過之而后未期
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憂內有
覊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
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
故也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此雖常言理

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
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
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
難不過發内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
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
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
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
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
某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

竝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　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㝷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某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

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沖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某在泰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刼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

為無則過矣某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冦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渇之旣旦視溪谷有氷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買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柰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守旦暮餉山中三日而

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
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
可憂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
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分定則無所敢爲
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
獸之穽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
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
某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
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某又謂其不

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屢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

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外內聚
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
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
數大入才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
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
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
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
夷乎雖然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罷盍先
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

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
其右臂其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
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
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
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
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則既數歲
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
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
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

富貴之資爾横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横山也則某聞之宥州在横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去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武夏如内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爾銀州州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

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可種
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
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
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
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
世所知也若今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
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蕞爾然元昊
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
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

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
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内弱外叛
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
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某常謂虜既
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
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奈
何欲爲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横山而
虜無姦雄乗時而起一切如意某之憂
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内

外無患盡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
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
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
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
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
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
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閤下股
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頌
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

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
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
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
不及時時乎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河山之外翰墨
之間乎然以閤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
愚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

上蘇公書

師道啓歲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

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芘賴復爾違
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
其樂及相别亦不爲難至其離居窮獨
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别之難
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
頗輕之亦易爲别至其遲莫數更離合
又以爲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
死而然耳謝太傅嘗謂中年以來一與
親友别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絶

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爲難者豈酣於富
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爲
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
老爲戒以富貴爲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
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
甚難范文正謂王荊公長於知君子短
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
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
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爲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

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
眞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爲生膏肓之
潰甲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
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爲戒也不審閤下
以爲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欲
復伸理前所舉剡文廣獄事聞之未以
爲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
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爲限居
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

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閤下
前爲潁州言之可也今爲揚守而與潁
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邪
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
以爲成言而非閤下之所當爲也苟不
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
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
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
耶徒使呫呫者以爲多事耳常謂士大

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温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爲朝重愼不勝區區

上朱運判書

其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逋滯之餘
簿書期會糾紛孰爛不可掇拾健訟之
民一不得氣抵郡刺史訕謗官長長短
視遠近常得其影類多見聽追逮左析
楊相推囚繫索情溢于門户之外聽事
以來于今八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
有見効夙夜履冰須至譴訶則免冠就
許歸伏丘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
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絕不相知故於

門墻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驟
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肖欺左右者乎
乃蒙過聽識拔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
承命悸然恐不任鞭策以負高明之舉
也然伏思閤下才品卓越簡在欽明將
朝廷不異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
幾恩威載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間
決事若流誠得執鞭走趨陪輔下慮之
一實所欣慕大旆按引將臨下邑當以

職事待罪輒自達小人之情秋暑尚邇
伏祈調護行李為國自重區區不勝至願
某啓欵啓細人不知天下之大體結髮
讀書願以所聞與一世共之而碌碌行
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察者至以
爲彊項而釣愛民之虛名而有廢務之
實而閤下超越拘攣之議獨見知於事
物之士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己者同日
語哉恭惟閤下忠信孝悌自得以明已

恂達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觀表
知裏推任所長則皆有用慈哀所短不
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節下再書吏考
尚爾保全惟流俗人之見知市井同利
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閣下何得於
此至於古之知道德之歸者所以報知
己雖固陋敢不勉焉

與曾直書

師道啓往歲劉壯輿在濟陰嘗遣人至

黔中附書必達爾後無便而仕者畏慎
不許附遞用是不果爲問必蒙深察比
日伏惟尊候萬福末緣瞻近臨書惘惘
乃𢍜以時爲道自重
師道再啓紹元夏末以例罷官遂赴部
得監海陵酒明年之春復遭家禍居貧
口衆轉舍往來而卒歸鄉里迨今三歲
矣而法當居外射闕亦既申部而請矣
不辦一到京師又不敢數數申部今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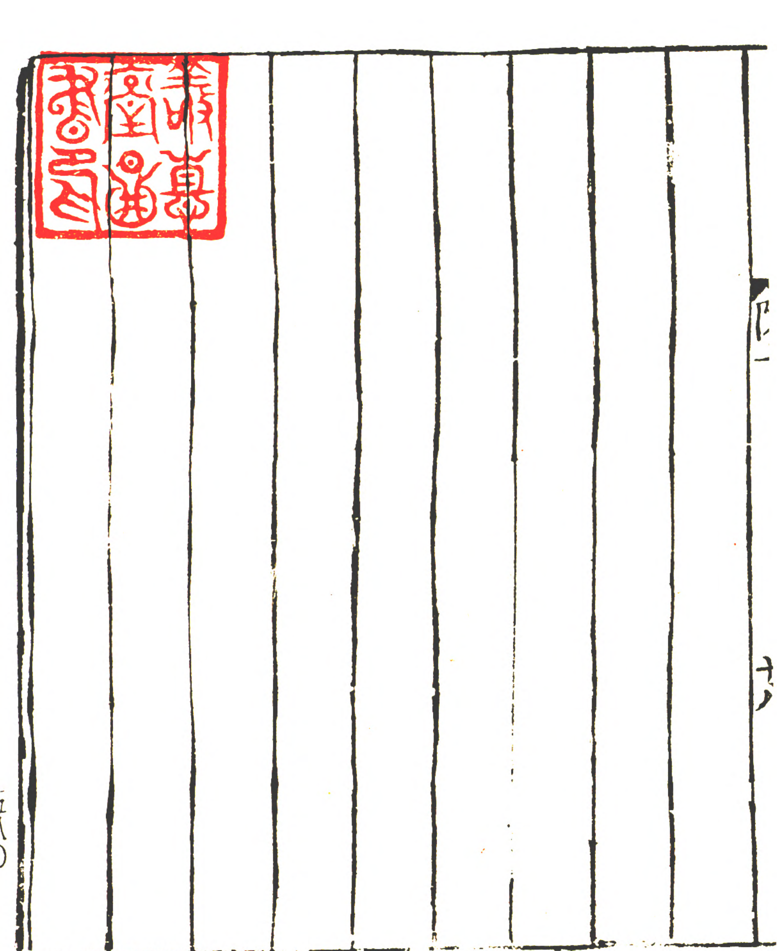
再歲矣不蒙注擬罷官六年內無一錢之入艱難困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自私自幸者大兒年十六解作史論小兒八歲能賦絕句時有好語即爲絕倒不知天欲窮之邪欲達之邪適來絕不爲詩文然不廢書時作小詞以自娛用以卒歲毋以爲念也無咎向過此服闋赴貶所相從數日頗見言色他皆不通問矣某有詩文數篇

在王立之處託渠轉致必能上達也爾
來起居何如不至之絕否何以自存有
相恤者否今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
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
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文否近有人傳
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
生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
濟否某素有脾疾近復暴得風眩時時
間作亦有併作時極以爲苦若不飢死

寒死亦當疾死然人生要須死寧校長
短但恨與釋氏未有厚緣少假數年積
修香火亦不恨矣
王立之遣人來相賙去欲遣信且索書
甚急作此殊不盡懷語所不及亦可自
了何必多耶知命聞在左右偶多作報
書不暇奉問萬萬深察不敢踈也王家
人還萬覬一字令郎計康勝爲學想有
可觀人還可以數首見寄否豐登兩稚

不敢草草上狀向慕之意甚於廼翁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録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邢矣乃知歆向無足恠者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陳　師道　無己

表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

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內之上游家有刑書知而不犯地爲沃野冨以無求囹圄屢空枹鼓幾息乆安周召之化寖成齊魯之風延見吏民問所疾苦諭以寛大之意使無鞭朴之憂觀其歡欣見于眉

睫無以爲報莫知所言中謝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寡合以記誦之學起畎畆之中以刀筆之能供州縣之役居無邑里之譽孰爲後先之容況茲罪戾之餘宜在棄捐之數因緣過聽蒙被誤恩備負理官久出衆人之後奉使詔獄再爲萬里之行明大義以决疑無儒者之効奉三尺以從事有俗吏之識自知甚明人望何在豈期幸會復與選中用過其

能恩非所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
神明之德當制作之時樂與諸臣愼守
成法明揚不次之位期致非常之人顧
臣之愚何以爲報謹當竭犬馬之力收
桑榆之功明愼庶刑尉安遠俗以身許
國不知蜀道之難視日近人信有長安
之遠

代賀興龍節表

四序運而歲成爲地之統萬物備而聖

作得天之時敢忘事上之恭竊有增高
之意恭惟　皇帝陛下當天受命繼聖
承家性成堯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鑒
觀前載考古義以御今退託未明順下
風而問道方大冬之協律仍千載之膺
期日月清明光氣充塞庶邦有衆願効
忠臣之心萬年無疆請祝聖人之壽臣
莅官有守稱慶不遑永懷盛德之行更
覺長安之遠

代謝賜曆日表

敬授民時永惟王事之本欽崇天道以協陰陽之和凡爾有邦共承大賜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神明之德成天地之能盡萬物同其仁與四時合其信迎日推筴極天地之至精敘事授方修治朝之故事古敢不以時宣政因歲考功庶寬水旱之憂少逭簡書之責

又

君以民爲心旣同其樂人以食爲命必
謹其時爰舉舊章以興嗣歲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好學制作順民生資堯
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與天同德固無
先後之違繼古成能宜有始終之合臣
謹當布昭寛大勸省事功使無凍餒之
憂庶有消埃之助

代謝夔路提點刑獄表

三巴之險雖天下之畏途一道之權乃

士倫之高選衆之所慕私以爲憂中謝

竊以遠之則怨人之常情寵至而憂士

之深慮粗識事君之義豈敢辭難孰聞

長者之言不能無懼然臣忠有餘而智

短心益壯而力殫顧負寵榮何以稱報

重念臣術學無以應敵容貌不足動人

早以一經誤當公選晚緣再黜幾失明

時雖已往之莫追冀方來之可補此蓋

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用坤之道乗天

而行刑賞交修功過並用稍寬罪戾復
在憫憐取其一日之長付以百城之寄
謹當益堅故意以濟暮年志輕萬里之
行身驅九折之險亶昭聖人之化期於
無刑竭輸老馬之能託于不朽

代謝賜恤刑詔表

皇心隱惻念及庶方天語丁寧形於一
札伏讀感歎至于再三 中謝 伏以克謹
常刑聞之在昔著爲故事方自本朝每

於炎燠之時屢下寬大之詔輝光四燭
囹圄一空人自不冤刑由是措伏惟
皇帝陛下以不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
嘗非常之事而有非常之功燕勵清閒
不忘三木之被體功施動植尚懼一夫
之向隅誠意所加孰不感動德澤之下
無復過差雖奉累聖之成規實自一時
之至意臣職親訟獄恭奉德音實與吏
民同深慶抃

代賀冊皇后表

爰歷靈辰肇修內職禮成一代風動四方 中謝 臣聞朝廷之治本乎家婚姻之道正乎始爰求茂族用配哲人龜筮協從人神同福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裒深廟社謀及子孫旣成天德之剛復修陰禮之助本支百世浸被周南之風壽考萬年膺受天下之養臣職當守土世受懋恩欣聞大禮之行莫預外庭之賀

代賀正表

行夏之時正得三元之會祝堯之壽願同萬國之心 中賀 伏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光文恊帝仁而博施晝日月之照臨聖而不居究古今之治亂徒見成功之速莫知歳用之微臣祗領郡章親逢盛旦建四三王之禮更深太史之嗟舉千萬歳之觴徒切封人之意

代賀西安州表

奉清廟之遺策還職方之故區恩賞並
行人神同慶中謝竊以繼志述事孝之
大原取亂侮亡古之常道既重譯之來
享而小醜之弗賓金鼓一鳴河山四裂
斷匈奴之臂告成太平之功藏郅支之
頭永為夷狄之戒伏惟皇帝陛下勤
於堯禹英類祖宗仁政而有勇功文
德以立武事表西郊之道亦無萬里之
行舉外廷之觴更上億年之壽

代賀生皇子表

甲館告寧天爲百瑞恩言周布歡動四方中賀臣聞聖則多男人之所祝冠而生子古以爲祥恭惟昌期宜有昭報上以慰兩宮之念下以爲萬世之基允在寰區舉興善頌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哲温恭以天縱生知之資務日就默識之學內修法度煥然一代之文外服戎夷煞自兩階之舞承列聖之丕

緒方懷燕翼之思以百姓而為心宜有
子孫之福益著思齊之聖更形既醉之
詩十四月而生堯已有同德之兆千萬
歲而壽武願同庶物之心

又

吉月令辰是生元嗣榮光休氣昭示聖
期天地合符華夷交慶 中賀 臣聞王者
之孝以繼體為先人子之心以順親為
樂惟時盛旦顯有休符幼徇成明將主

七廟之器抱孫弄稚祗奉兩宮之歡伏
惟　皇帝陛下以人爲心視民猶子三
刑設而未用五兵儲而不陳鳥獸蟲魚
咸得其所山川神鬼亦莫不寧故得萬
物之歡心而獲百順之顯福國勢定而
加重人心安而益舒四海同聲豈特封
人之祝三靈効祉不待髙禖之求建昭
代之盛儀弗從故事第從臣之嘉頌莫
効微材

代賀冊皇后表

龜筮協從古今同貫盛儀旣舉休氣來
臨臣中賀竊以三后興邦必有同心之
助六朝成憲著聞積德之外惟關雎左
右之求有思齊十百之報人有所仰邦
其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旣聖不居持
成如始攷圖數貢盡雨露之所濡緯地
經天宜陰陽之備位爰因誕聖遂正洪
名德配二宗並有照臨之意功施四海

居無怨曠之聲豈意暮年數逢盛事

又

功德兼茂禮命載崇慶自宮闈遂于宗

海臣某中賀竊惟毋以子貴既三代之

舊章位以次外乃六朝之盛德惟紫庭

之匹位更寶曆之累年雖聖念退抑以

未遑而天下屬望之有在嗣既自出天

猶不違爰歷靈辰茂膺大典恭惟 皇

帝陛下常畏天地攷法祖宗以義勝私

出入詩書之府由今望古度越周召之
風猋輿舉於上儀用光華於盛旦室家
胥慶日月增明萬物順成氣得陰陽之
備三靈錫羨壽有岡陵之祟

論國子賣書狀

右臣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
價小今用襄紙而價高紙既不逌而價
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
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

務廣其傳不以求利亦聖教之一助伏
候　勅旨
貼黃
臣惟諸州學所買監書係用官錢買
充官物價之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
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在所不能
有國子之書而學者聞見亦寡今乞
止計工紙別爲之價所冀學者益廣
見聞以稱朝廷教養之意

代乞郡劄子

臣近累具辭免新命陳乞外任伏蒙聖恩未賜俞允愚誠不切天聽未回義之所安言不能已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施報之道也故上有好禮之君則下有行義之臣各盡其道以致其和陛下於臣可謂盡禮矣臣事陛下敢有不盡傳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古人之仕者

三諫則去豈懷怨嫉自絕于君蓋先王之制其退以義以防臣之苟容而忠臣之心以去為諫尚幸君之感悟今臣可謂不得其言矣而況衰病寖加筋骸莫彊睛瞳昏眊白黑僅分又可謂不能矣負二宜去尚欲何求臣若冒罪彊顏奉詔居位則累黷聖聽徒為空文豈特言行相違抑亦欺君賣友惟其守死不覺煩言恭惟陛下惜臣之去不若用臣之

言臨臣之恩不若行臣之義察其迫切
忍不聽從雖渙汗之命莫回而匹夫之
志不奪伏望 聖慈早賜除臣一外任
差遣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陳　師道　無己

啓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啓

祇奉誤恩過承重寄榮生意外愧見顔

間方國家有爲之時乃賢智自効之日

凡在選掄之數與有太平之功惟兹庸

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俗未知

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天人之際宜

得一時之士以爲百吏之師如某少則賤貧古之愚直記誦之學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五嶺十有去來之勞備員中都徒歷歲時之久勤不補拙名過其情方虞譴訶敢意僥倖此蓋伏遇某官人非求備物使得宜勞其萬里之行付以百城之寄駑駘已老未忘皁歷之恩鷄鶋何知不識鼓鍾之樂

謝徐州教授啓

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亳州司户參軍充徐州教授者謬膺公舉所譽過情伏讀訓詞以綦爲懼惟士之于世如女之從人必待禮而後行將正身以及國唐虞在上無自獻之八元魯衛之間有歷聘之一老雖用舍之有在乃天命之適然苟非其人則爲亂俗若師道少則不敎老而無聞竊懷匹夫不奪之心庶幾君子難進之節是古之學動而無功自好

之文華而不實然賤而多藝乃孔子之
不爲雖窮則益堅待文王而後作既所
長之無取敢有意於多求豈期天幸之
來辱在薦賢之數起於徒步名以師儒
慄股汗顔不勝愧畏爝火不息幸依日
月之光馬羣既空遂及駑駘之輩再念
某羇孤白出度越半生方寄食於游從
期轉死於溝壑毋子不保更懷喜懼之
私夫婦相望限以河山之阻惟玆五斗

之祿足爲十口之生追還妻孥收合魂魄扶老携幼稍比於人飽食煖衣少綏其充捧檄以喜知毛義之有親倒道而行顔主偃之已老此蓋某官仁而偏愛明以有容爲國求才與人同樂顧雞能之畢用憫一夫之向隅方施咳唾之餘已戴丘山之重德無以報徒懷犬馬之心命苟來時願效鉛刀之用

答諸先輩啓

伏審與賢東里待問明廷深惟災異之
原論著古今之効惟義所在可舉而行
歷皇覽以興嗟褒嘉言而賜第魁梧奇
偉究見忠臣之心深切著明更觀儒者
之効惟此得人之盛莫居吾黨之先作
者七人遂空冀北之野傳之千載復聞
泗上之風辱在游居與有光寵既竊知
人之目又當盛禮之臨感服無忘敷陳
未既

代荅南京留守王待制啓

試守東州初無善狀奉使西道信有誤恩被聖訓之丁寧奉明詔之寛大惟此八州之衆荐更連歲之凶視凋瘵以興嗟頋闊迂而無術莫寛憂顧徒積兢慚某官學以名家行爲世法隱然天下之望蔚爲君子之儒比事屬詞名出漢廷之右愛民憂國政居良吏之前方此有行未遑致問不圖賜損遽辱褒嘉喜懼

不勝筆舌難盡

代謝再授徐州教授啓

中臺絶望邈如天漢之光孤宦易危凜若秋霜之實方去留之未定飭聲問之不遑逮此踰時復伸故意亦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歲之逢使一有於先顛爲兩塗之後悔又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惟其信

之旣篤所以行之不疑豈意喧傳遂煩
公議方衆言之成市雖古虎而可疑頼
日月之並明而仁人之在上深知曲折
公賜保全憐其母子之窮還以斗外之
禄原恩有自攬涕無從願爲執鞭甚有
逢於晏子期之異日報不後於奇章

代答馬狀元啓

祗承明問顯効至忠拳拳有愛君之心
亹亹明當世之務遂更帝覽明被官恩

擅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諫而見信寧懷小祿之私言之非難吏試大儒之効豈期厚貺先辱吉音向德之深非書可旣

代賀門下蘇侍郎啓

顯膺明制登進東臺賢能所居位望加重成命四達衆言一同竊以帝者不難於信任而難於知人君子不患乎富貴而患乎所立上以爲賢而下不異名之

所善而實與同故能邪正不亂而用究
其能終始如一而人不失望不有君臣
之合孰明治亂之分共惟其官行法於
身成言於德名在三君之列行為百世
之師方其在布衣之中巳有經天下之
志對嘉祐之問則剌切明主議熙寧之
法則違迕權臣人之所難行而甚易事
之未効識其當然故身雖窮於江湖而
望巳在於廊廟遂膺大用顯有丕功人

欲未充恩言㨂至朞年而化已如漢相之言三揖而外遂正商衡之任其繫官彼須阻拜門庭實與斯民不勝至願

賀兵部蘇尚書啓

入侍邇英出司武部成命一下歡聲四來竊惟八座之崇以待二府之選章帝之眷鄧壽豈惟詞藝之工文宗之用竇皇亦爲登進之漸昔有故事號爲美談尚書侍讀以俎豆之閒爲軍旅之事以

道德之老備師傅之官偃革修文尚須
伯益之贊拜章歸道益隆桓氏之風遂
正洪鈞以綏四海周登魯衛深惟政事
之同唐用孝温或爲前後之繼公望如
此私心與同致慶以還執筆而俟

賀許州梁資政啓

伏審抗章被寵引疾就閒人之所嗟深
爲兩宫之至計自以爲幸復託四壁之
餘光恭惟某官以公恕之心言者無愆

以循良之政去則有思雖夷險之百爲
而始終之一節迨茲登進方徯升平而
不盡平生之懷遽起山林之興辭名遁
祿雖自計之甚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
未已即膺圖舊復此奮庸雅志不違盡
復東山之舊陰德未報終享博陽之封
某向以不虞之名誤被非常之舉間緣
皐戾自取棄捐雖百毀之交興而一顧
之不改永惟厚施何日可忘念方佐理

之秋莫効暄寒之問畏人言之爲累豈日遠而遂踈夢得自憐不識平津之閤仲郢圖報敢畀奇章之門區區之愚筆舌莫旣

賀本郡劉大夫啓

光奉宸恩鎮臨近服風聲所被人士同歸共惟某官德盛而行高學優而文富名成於實旣久而彌芳政出於仁所居而稱治荐更中外顯有勳猷倦青瑣之

追趨思黃堂之偃息頻雖文學之冏近
罹水旱之憂倉廪既傾飢寒并解鰥鰥
就戮金鼓不鳴方兹安養之秋樂得循
良之吏斯民相慶舉輿五袴之心下吏
自憐獨有二天之覆

代上郭漕啓

昨聞行節已次外臺顧無半面之交空
懷鄙意復託二天之賜敢後衆人敬修
咫尺之書用仰旌旄之賀空函而往方

切東陽之思一紙爰臨更覺荆州之重
雖小人之懷惠惟君子之好謙感服之
深夙宵未巳伏惟某官名成一代德冠
四科贊治南宫國有九年之蓄出節西
道政回千里之春即慶優嘉遂膺圖任
炎蒸方熾興息惟時向往之誠筆墨莫
盡

代與宰相賀正啓

歳月日之三元惟此夏時之正德壽康

之五福莫如君子之宜允在陶鎔舉輿
禱頌伏惟恭官御今以古同德于天行
旣久而益完言當事而成實進退可度
蔚然百世之師望實並隆卓爾十人之
右爲蒼生而再起與三代以同功迨此
元辰茂膺百祿重戴遷之席爲儒者之
至榮登王導於狀極人臣之殊禮傾依
祝詠交集悰靈

代與執政賀正啓

獻歲發春驗天時之興廢履端居正觀
君子之威儀伏惟某官抗志不羣誠身
以善摧深稚徤文爲一代之宗敬義直
方名列四科之上出遘亨嘉之會踐更
中外之難致主惠民已著大儒之効因
時受祉益隆仁者之年頌祝之深翰墨
莫盡

代罷郡謝執政啓

獲解郡章言還里閈荷庇休之有素懷

感愧以交深伏念某一被選掄屢更任
使初無閥閱以詶生成昨者罷使朔方
分符近輔遷蒙易地皆出異恩惟此東
州素稱劇郡盜居天下之冣吏用桂後
之文承平百年風俗一變枹鼓不作囹
圄屢空顧無施設之勞不覺歲時之逝
及瓜而代曾不滯留奉身以還又逃罪
戾伏遇某官潤色皇度肅清海隅元無
一物之私均被二天之賜致茲迂拙終

獲保全顧雖顓愚亦知感激受一錢之責無循良之可稱奉三歲之期顧勵敬之難彊

賀亳州林樞密啓

辭榮就逸按節殿邦公議所同深惜袞衣之去輿情胥慶又聞竹馬之迎顧此東藩實惟舊治吏民安於條教草木識其風聲豈期歲月之間復見羽旄之美歡聲一動和氣四來不勞施爲後此安

靜伏惟某官智周世變道與天同蔚然
儒者之宗卓爾名臣之右始終一節出
入三朝雖屢屈而不移故既壓而復起
迨茲登進方傒舊庸而功成不居名下
難久既與時而進退寧有意於去來雖
雅志之不違如蒼生之失望天從人欲
政在老成恐坐席之未溫而鋒車之迓
召顧惟庸望早辱知憐家禍私憂不勝
多難避窮就食固已屢遷方寘溝壑之

憂莫効寢興之問永惟眷顧肯賜棄捐五月披裘未負平生之待千里命駕敢忘向慕之心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陳　師道　無己

啓

荅陳先輩啓

洙泗之間號稱文學之國教化所被莫如庠序之人時有異材出膺公選迨兹盛曰遂及吾宗左學修詞秀三楚而著目東堂落筆駭衆觀以興嗟擅兹翰墨之場優入英雄之彀顧播揚之在後致

髮尋而度前雖閭巷之縱觀榮如晝錦

而髙明之用意志在冥鴻更觀巳試之

言見於行事之實某因依末眷蒙被餘

光共學十年未有涓埃之補一日千里

益知驥騄之能書問見貽感銘斯切惟

區區之鄙意非卒卒而能宣顧兹遲暮

之年更有子孫之寄

賀亳州何郎中啓

移節近藩歷歴辰受職封疆相錯民素熟

於寬仁條教既須吏究知於深厚風聲四出耳目一新恭惟某官國之老成人之師表聰明好古博極天下之書簡易無華洞見胷中之美詩高而無上語少而中微好士得古人之風和而有別爲政無當時之譽去則見思恐坐席之未温即鋒車而賜召相俟旬日復見富民之稱壽考百年益隆淇奧之德某登門未久辱顧已深豈期三折之餘復失二

天之庇臨書悵惘徒切傾瞻

代賀鄆州宇文學士啓

報政南陽改符東道惟此濟河之奧號爲盜訟之區非得循良莫宜鎮撫中令既下百城聳觀句浹之間千里自得伏惟某官名高肅物德盛照隣積學成家屈諸儒而著籍屬詞高世追三代以同風稍更中外之難顯有勳庸之著果膺眷顧入奉威顏宣室之問賈生已聞前

席頴川之留冦翼不待經年遂秉國均以從民欲某誤分民社獲奉教條顧無一日之長方託二天之庇傾瞻之素韓墨奚殫

賀鄆州宇文學士啓

外華内閣換節外臺凡屬私人舉輿善頌伏惟某官德以善世政爲吏師直方大以積中智仁勇而兼用向由禮樂之府出分民社之憂三年四遷肇見用才

之意一日三接益知注意之深迨此告
成遂膺圖任某向者名在學屬迹遠賔
階初無左右之容遽有賢能之薦雖古
之所謂知己何以異斯而士之苟有烈
心孰不懷此惟是寒暄之問阻於道里
之遥闕然不修非自爲於簡外朿以爲
好亮不校於數踈孰知其然恃以不懼
幸此照臨之下願効其愚顧惟遲莫之
年未有以報

代賀慶州高龍圖啓

嚴奉俞音出臨邊府人望所在懽聲大同恭惟某官鄒魯宿儒金張舊族恩素隆於三接名竝列於四科出將入卿皆以賢而選進建功施化不待歲而報成超然戚里之英卓爾士林之秀緣東朝之故意分西顧之新憂授以專征隱如敵國上金城之策雖始異而終同勒燕然之銘將超今而映古高秋爽氣大旆

啓行更圖寢食之宜少慰士民之望

代賀京東盧運判

光膺帝制就領漕權公望所歸輿情稱
慶恭惟某官材猷絶衆術學承家蔚然
齊魯之英卓爾詩書之府頃持使節出
按東方千里農桑家有倉箱之積百城
冠蓋人懷冰蘗之心聲烈徹聞褒優並
至雖爲漸進當復超外未容坐席之温
即有鋒車之召遂登禁從以潤朝廷某

幸此備負辱居屬部爲邦政拙仰德心勞顧無一日之私巳有二天之望

代與運使呂少卿賀正啓

惟四序之有初昔人所愼舉一觴而爲壽君子攸宜恭惟某官識貫精微學窮淵奧夷險著古人之節談議居諸儒之先履此令辰茂膺顯相遂承召節擢置禁林某叨守郡符阻陪賓次瞻頌之素筆舌奚殫

代與鄰郡賀正啓

行夏之時爰得天元之正履端於始莫如君子之宜辱在親鄰舉興善頌恭惟某官器涵遠大識達幾微温然儒者之流卓爾名臣之節宜膺吉旦顯受殊休瞻頌之私敷陳罔旣

泛回賀正啓

司曆告時君子愼始未遑伸慶先辱惠音永惟天序之初宜享吉人之報區區

之祝卒卒奚殫

代賀鄆州呂侍郎啓

祗奉皇俞併伸顯命復禁塗之故步分將鉞之新威凡在庇庥舉深欣幸伏惟某官百年華胄一代偉人政事蔚乎無前文武惟其所用公忠亮直綽有先正之風豈弟清明愷在名臣之數既踐更於中外益昭著於聲猷果當新政之先重委東方之寄恐坐席之未暖即追鋒

而賜還輿望所同濡筆以俟薰風屆候
視政攸勤望爲廟朝更加調護
與曾樞密啓
納溝斷木僅逃樵爨之憂拱極列星但
仰文明之燭向緣餘黨例罷故官一廢
七年日有投荒之懼十生九死卒完塡
壑之軀既逃影而匿形故使人之忘已
比再蒙於除吏敢自比於常人稍紓平
生之懷復修左右之問永惟陳迹未賜

削除引領師門莫知遠邇恭惟某官材
兼文武身任安危毅然處羣枉之中隱
爾如九鼎之重仁人之言屬于耳公家
之利知則爲鎮撫四夷已告功於清朝
平章百揆方申命於大廷重念某早辱
知憐晚罹憂患每竊聞於親舊數見問
於死生白首玄文終不移於素志日莫
塗遠已有愧於初心傾倒之誠數陳罔
旣秋陽尚熾幾務惟繁伏冀上爲廟朝

精調寢寤

賀翰林曾學士啓

內翰丈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寔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外亦熈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

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帝顧遺跡之尚存及聞新命之傳倍有興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大初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上范相公啓

南北相望間有湖山之阻死生未保莫遑箇牘之修永惟道德之流宜有神明之相起居自若瘴癘不侵藥石未施視瞻如故蓋天方大任故再試以艱虞而

人望小康宜三還於廊廟此方内之所
共望小人之敢私恭惟某官壽考百年
險夷一德卓爾名臣之冠凜然先正之
風爲古人之甚難處天下之所獨正言
直道家有其書儻險處窮孰見其際恐
安車之未定即召節以促行正位上台
永康四海秋陽方熾舍館大初伏冀上
爲廟朝善調寢寤

上棣州守啓

祗荷誤恩復司外學方承大庇徒切至懷伏惟其官清白承家文明燭物出入省寺已宣布於風聲選用循良足慰安於疲瘵顧茲海右方報政成豈意安庸獲奉條教青衫白首尚懷五斗之謀黄卷赤文莫副諸儒之問傾瞻之素翰墨奚伸

與交代啓

永惟平日講聞聲烈之詳豈意莫年獲

託交承之末與言及此爲慰可量伏惟
某官學以成家德方名世抗諸儒而著
節度兩漢以修文方聖君側席之求乃
賢者彙征之會佇膺嚴召即慶峻遷某
已戒行舟方趨賓次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與棣州幕職啓

蒙誤恩之逮下還舊貫以起家愧非文
學之英復冒師儒之寵永惟僥倖有愧
心顔伏惟某官婉畫佐州彌文飾吏士

有登門之峻寵深入幕之親向德有年
趨風在即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謝正字啓

帝者居尊舉要因任以責成爲官擇人
作新以續故必須養之有素然後求之
非艱恭惟　祖宗之遠猷創爲館閣之
清選由二府之公舉開數路以博收不
爲常員務在多得給太官之上膳假四
部之異書加以其年孰不爲用凡百年

名世之士莫不由是以興而一代致平之功其原蓋出於此名雖文學之選實爲將相之儲尤難其人可稱此舉如其材非適用實不追名徒以生逢文武之興夙被父師之訓粗於翰墨小有専勤誤蒙哲匠之評隮在勝流之數每深惟於弱質久自絕於仕途本願下鄉殁有善人之號豈期莫齒名玷薦賢之中粗蒙一命之微已致七年之廢方眘主之

有作而公道之大行乃於斯時復與此
選頭童齒豁敢辭乳媼之譏聞淺見輕
但畏金根之謬顧惟忝冒有愧情顏此
蓋伏遇某官樂育英材修明前志以水
鑑之平而邪正洞照以湖海之量而細
大畢收憐其衰殘借以光寵老馬伏櫪
不忘萬里之行弱羽衝風敢期百發之
中感幸之至但切下情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陳　師道　無己

記

忘歸亭記

熙寧七年尚書水部郎中開封劉君剌守金州政平歲豐士民康樂乃作亭于此城之上以望牛山而臨漢水以樂府僚屬四方之游士名之曰忘歸亭又使其客彭城陳師道記其意曰西城治漢

上游廬舍弊陋市肆落莫名雖爲州實
不如秦楚下縣山林四塞行數百千里
水道阻險轉緣山間懸流逆折觸石破
舟回狀平淵深昧不測射工水蛭中人
多死陸行憑陵因山梯石懸棧過險修
林叢竹悍蛇鷙獸卒出殺人家有蠱厲
乘間行毒隣里無過從行路不敢飲食
擁掩蔭鬱日月隱蔽夜長晝短暄寒無
時又多霧雨疾疢易作土疎河潤地氣

發泄多病脚弱廢丘故宫頹城敗冢達于四境狐鳴鳥聲日夜間作使人悵然懷歸凄然發歎揮然出涕於是相與登斯亭以向坐則又志意舒徐氣血和平蘧然而笑栩然而歌超然而忘歸其山川之美臨觀之樂不言可知言不能盡也士大夫去墳墓背田廬捐宗姻友舊從事於異域故雖君子無厭苦之志而有歸心居官有守義不得去念歲月之

永而憂不可極作爲斯亭與人同樂以
居而忘懷其志壯哉公以治人私以養
生古之政也某敢不承君之命

思白堂記

元豐四年予游吳過秀見林侯侯家于
蘇而官學于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
游覽之樂而甚愛思白堂也其秋八月
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淵
而望西山樓觀出焉淵昧而林茂魚鳥

樂焉江海山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
麓鳥獸之聲相亂而雨晹寒暑晝夜之
變不齊也慨然懷顧昔人之風聲而自
樂一時之得意宜侯之甚愛而不忘也
而耆老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侈
其賜予未有以辭也湖之東州保寧之
寺故唐刺史白公居易燕游之所也近
時律師某治其後堂而請于侯於是名
之以致其思又大書之以表其處而思

白之號聞於吴中夫前世游居之士有
傳於後者多矣獨有意於白公何耶進
則効其忠退則存其身仁以成政文以
成言此公之行而侯與士大夫之所思
也公爲刺史知民之當於水也築塘浚
井其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思哉夫怨
其所惡思其所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
民以功利其所異也而吏無全能故上
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衆矣士之爲

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終其身功盡於事必待言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于書行見于史故今有以思之此言之不亡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常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文學行治略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可辭乎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爲之記不知余文使人思之如兩侯否

二亭記

居則行其仁仕則行其義家非仁不親
君臣之際又有義焉仁始于身内有以
守同其樂于天外有以安同其好于人
故爲宮室苑囿以燕其居車馬器服以
効其用賓射燕享以廣其意故能羣天
下而世世守焉錢塘闕氏於其居之右地
積土爲坂伐石爲壇而蓺以藥坂之下
有甘井焉挾以二室左竹右木斷而不
斲命其坂曰藥坂壇曰芝壇井曰丹井

左曰巢亭右曰節亭自是闕氏之父兄子弟仕而休者與夫學而未仕者朝夕在焉府縣之吏鄉邑之老與夫四方之過賓閒從其游所樂雖異而各有得焉嗚呼可謂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焉推而外之政莫善焉闕氏爲吳大家世有彥士其宦于朝者三人仕于州縣者四人勉而學者又十有幾人因而大之其興乎蜀方士李翁曰石有王可攻

甘井可化丹砂而未試也後有負者將
剥石以實玉竭井以市丹砂關氏盛衰
於是見之作亭之明年關氏之良彦瞻
來京師以告其寮友游舊於是士大夫
之能詩者皆爲賦之而屬余爲之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
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嗇桑則祭先
蠶畜則祭先牧祭蘽于樂祭龍于社祭

棄于稷契皐陶于理契周公孔子于學蓋自三代以來共之然學祀周公非也治始于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于伊尹更夷叔柳下季至孔子而大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正觀改祀孔顏及元豐繼以鄒孟其徒與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幾年丞相濮陽李公迪來守改廟為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

養之徐人始興于學而仕者衆矣徐地
東近齊魯北屬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
宋四衝八達之郊南北之亢頸也南守
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
家爲守攻之地其城因山阻水四不承
敵魏太武以百萬之師攻之不克苻氏
亦連年歷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
則可守形利埶便先發後亡是故項氏
常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晉

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蓋古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恃氣尚力易爲攻剽然質直謹然諾寧死不隱故犯者雖衆而易治蓋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置官師廣弟子員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守使其從事告于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率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爲詩

以侈後觀其詞曰
淮泗之間大彭之國伯者之餘以武爲
俗雄桀之氣用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
其成國之有學王教以明示之好惡靡
有不承廟學崇崇自我兩公皇化其東
徐方攸同桓桓三聖七十其徒俯僂而
趨有嚴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
左書伐鼓于干成則有毀物惟其常前
者不已後者其忘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鬬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外

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兎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

者其有志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
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
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
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
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
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
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
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彭城移獄記

徐居東方爲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來無林澤之阻其民拙木無武擊之技而其治多獄其獄多盜其盜多刼論以重典購以重賞死者歲以百計購以巨萬計余徐人也知其說焉慶曆嘉祐之間曹濮兩州稱爲盜區始用權制而徐故無盜也治平末有爲徐守舍蕭盜夜穴其室私其裝焉於是請用重法而盜由是興古之爲盜有三情民無生業惡子多

貴取資於人凶年窮里老弱死閭巷壯
者起而自救郡國亡命依阻深昧以緩
朝夕今之爲盗有二兩軍亡卒無以自
存縣之尉士終更罷歸凡民去耒耜更
邑市偷惰侈靡不能自還而其技足使
也重法之盗有二姦猾誘民爲盗而反
告逐捕之吏以竊爲疆上下相通以掠
服之不然毒死獄中以幸賞徐之盗有
二其愚易罔其拙不能自明凡爲盗者

五而徐之爲盜九凡盜不急利則緩死
而徐之盜以身爲市而就死也凡盜抵
法而徐之盜罔於法也可不察乎夫刑
之不勝盜久矣故季康子以爲患智之
不勝盜久矣故趙京兆盜謀輙覺而不
能禁也購之不勝盜久矣爲購以盡敵
也盜可盡乎然則勝之者可不可也劉
叔貢父爲曹州盜賊衰息獄屢空或問
弭盜之術叔貢父曰吾何術焉不以重

地視之而已有為勾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先君子所說先吏所為世必以為難而今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復何難哉蓋世以簿書訟獄為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絕之非行之難而不為也此兩人者特一其所遇敬其所事而其效如此又況古之人善其身而行之者乎彭城獄故近市汝陽梁叔忱廢縣圃而從之為南北之室以時

實畧不以考掠而獄益明叔忱爲令有能聲方地數百歷年數十未有其比余爲條學官過之見其與作而屬余爲之記會從頻不果作明年獄成使來告而記之後之人以余所稱爲心以叔忱所治爲法彭城之獄庶其清乎叔忱名子諒丞相肅莊公之孫以承議郎知縣事去

彭城縣令題名記

慶曆初西邊弛兵益修政事謂吏之近

民莫如令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
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爲令三考用
舉者爲京官京官滿三歲爲朝官蓋士
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
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爲州部五縣
而四用選令故爲難治而彭城其尤也
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蹟可
紀今選士爲令於古爲加詳而吏治不
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網目疎

闔吏自爲治故易爲功而非王制令法
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
常患不盡其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
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
不寃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
循吏不列縣令豈以令非王官不登簡
策略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
勉使吏氏有述焉令廳故無記承議郎
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于石凡十九人

記與不記不足爲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爲有餘也

汳水新渠記

汳句于蕭其關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汳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汳汳至蒙別爲獲餘波迆于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甾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

甫田其後河絶㴞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旣有卞水又有狼湯而受泲蒙有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旣豬者

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
兗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
受濟爲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
莨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
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派爲
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
後詭誕無據而注敘渠源或河或泲或
河泲合其説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
而志亦闊略不具下始末蓋皆不可考

也自漢末河入于汳灌注兖豫永平中
導汳自滎陽别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
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絶
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
導河于汳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别
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
退水爲皂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沙於
單爲石梁於徐爲汳而入于南清南清
故泗也葢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

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
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
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
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
歲一逢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
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爲大渠
合于東河以導滯而緩溺於是富者出
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
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

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
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
居善守行峻而言通以成其名以仕善
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
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
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
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効在今此
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佛指記

建隆幾年皇師伐蜀曹卒有在行者樵
芻山間數見光氣發地得石函藏佛指
焉念無所置且畏奪乃破臂而藏之老
而歸乞丐道路開元寺法華院僧聞
而收之厚其供禦數歲破臂出以報焉
後歸上生而僧持去客成武邑人迎供
得舍利無數上生主者重寶通三論嚴
律居衆供施不倦思有以還之會僧如
東都過曹寶諭意他日赴供西里渡洲

水遇而中之且厚其報僧行不輟寶反隨之及郭會僧市盜馬其主見而訟之乃留寶請于州而得焉骨裂蒼然而無感應疑爲僧所欺也余迎致興國院率私屬而敬焉供茶三盞澄聚爲華余謂寶曰非耶何以致此其體壞色變殆爲物所觸耳如來鐵鉢祖師所傳曹溪所藏者南漢之霸迎入宮中傳之婦人應手而裂其何疑焉寶曰我以水玉匣而

藏之使目可視而手不近可乎余應曰可退求於家無物可施爲記其事使疑者信謗者悔富者施是亦一助也語有之欲知前時視今日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豈昔亦以文施耶昔童子聚沙以戲見佛而施佛爲授記爲轉輪王福四之一其後百年阿育王是也轉輪四王相好同佛而王膚如錯人不可近施之人勝故其報重施之物微故

其報輕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無待於
事而此何也蓋等心而施則生與物等
沙與金等事奪於理故報隨於理心有
分別則物有高下理奪於事故報從於
事豈不惟心也耶夫輪王大福也特一
念爾顧其心之何如我以文施豈不可
乎雖然佛之報身嚴以萬德窮其所以
必各有因是以菩薩雖證道體而具萬
行蓋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則以

文施其有關乎客有言曰曹近京師一
有傳焉國將寶之覆且不保張之可乎
余應之曰不然佛無去來而人有因緣
因有厚薄故緣有時限緣之所在孰得
止之前日是也以悲爲心明揚勸厲與
衆與福則先佛之願也若欲獨善而私
有之雖緣於佛其非負乎行不契聖鬼
將奪之不待緣也寶以爲然又曰我初
出家抽架上書得證道歌先能成誦雖

聽相論而喜性宗暇則讀之我豈與有緣乎三歲之後將絫學於東南而終老焉余歎曰趙州臨濟皆曹人也今數百歲矣嗣古導今將在子與夫人命呼吸間三歲不亦遠乎與其悔後寧好先耶子與時競時不待子也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陳　師道　無己

記

披雲樓記

曹故周之成國亡而爲陶今定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丘焉禹貢所謂陶丘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丘圖記所謂南左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太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爲天子尊其父

恭王爲皇帝置寢廟如祖宗周丘而城以爲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丘相屬六國魏王之墓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隧王墓者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爾雅丘再成爲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謐云舜陶

河濱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
誤矣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朱
公謂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所交易
班氏亦謂堯作成陽舜漁雷澤湯居亳
故其民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
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未久
而側僻荒虛商旅不出其塗承唐之亂
田里壯少棄本業酒食歌舞馳狗馬飾
冠屨彊悍喜攻刼佩刀引彊指人之藏

以爲貴至殺吏士冒城郭皆與古異世亦多變矣故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擊伐斬殺獄市無虛日號曹濮爲盜區吏常日夜訐掠證驗省文書出購募調兵選將期會赴告不得休息故郊無臺池苑囿而府無閒館賓不勞贈吏無燕賜號爲輔州大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聽者哉曹近京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金鼓不作獄市

屢空吏始於其間興築除飾以待四方之賓與閭巷之市而來者繼焉堂館相望如古諸侯居而連簷曲室坐者揮汗每盛夏常閉閤謝客於禮猶有闕也朝請大夫郭侯之爲是州不忍盜賊其民必以仁恕而人益勸振其綱目百職具舉而府益無事又連歲大穰家有藏積其明年之春始因其舊廣而新之爲披雲之樓其地之宜與登望之樂棟宇之

制爲一州之勝而其費蓋不及民也夫
人不可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
以待勞也勞逸相濟然後身安而事治
禮曰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矚
望昔呂不韋與其客記其所聞以爲月
紀則居高矚遠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
吏道致期會程文書以爲治蓋亦知其
一焉臺池苑囿燕射田漁雖非政之所
先亦非其所不爲也今夫失其先後之

序與不勤其事而受其養者則有愧矣雖然吏之所以能有此者豈非世之承平歲之豐穰而政之暇豫也耶則居其職者可不知乎余嘗從侯而登極目四顧則昔之范蠡愼到穰侯甯武子與夫漢魏之墓也其人非萬乘之君則其相也其功譽富貴文學辯議皆驚世而絕俗而今日之風霜荊棘狐狢之與穴也河濟之間禹之所治聲烈赫然而通川廣

澤皆失其故處使人悲傷忼慨而興起蓋可採而賦也顧吾老矣力不足以及此而爲之記

是是亭記

劉子佐巨野築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亦不吾容也故吾勉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非又懼有時而忘之也以名吾居耳目屬焉亦盤盂几杖服佩之類也吾

其免乎交爭之曰是是近諂非非近訕不幸而過寧訕毋諂以病劉子晁子聞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爲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天下舉以爲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勝諸嘗與子問津於無可無不可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知吾是之所在又爲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歎曰夫三子之言其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參於前

子將稱其所是而默其所非自以爲得
矣而曾不思默而不稱則固已非之矣
使世皆愚則可以默而欺之而世不皆
愚也其有知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也
夫是其所非則爲謟非其所是則爲訕
是非不失其正二何有焉客之笑非子
之病也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
者理也有是與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
立理待事而後行今使劉子忘而不有

於事猶有關乎晁子之砭非子之藥也劉子名某南康人其大父凝之有所不顧舉世挽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爲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所隱聞者至心掉手失掩耳疾走而略不以爲意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辯刻身苦思既嗣其世而向善疾惡亦不

減其二父而又能沈潛推折以成其材
故士君子皆樂告以善也孟子曰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蒼蒙之不知白黑之不分固士之所
棄而盡言以招過又昔人之所戒也然
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下之是非者智
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任也進則見于事
退則見于書子姑明之二者必有別矣

白鶴觀記

徐山下泉州治之南有平泉焉深明絜
甘旱潦自如泉之上有老氏之宫其地
爲彭城之西鄉皆曰白鶴説者曰泉有
鶴下焉故名觀鄉又因泉而名觀有記
曰唐高宗遺旨所建也余讀杜光庭靈
驗記曰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爲
老氏築宫號以白鶴與石文合而説爲
妄其泉與鄉蓋因觀而名也慶曆幾年
築州之南郭吏從其學者求而不得乃

曲其處以限焉泉與觀始異嘉祐中農
者趙貞病且死夢御鶴適野視下如江
湖傑木行列蛇厲守之既度揜東山而
下乃泗上定雲山也寤而愈以爲老氏
之祥盡其有以報焉道士劉歸眞與其
徒李道育文惕衆而繼之以成欲載之
石而屬余凡數歲十餘請而不已則其
已乎夫老釋氏之教並行于世而有其
盛世遂以爲優劣又謂教有利有不利

皆非也夫二氏離行而合委其所異者
因於俗也至其隆替則繫于世世之好
惡則繫其習豈今之人於老氏未夙習
乎昔莊生子休謂諸子關老墨惠與已
之道同出於六經而老莊各自爲家蓋
子休學于田生子方子方學于端木生
子貢而列禦寇庚桑楚皆寓言無實後
之學者因而成書至漢兩劉校中書爲
七略其敘方伎有神仙諸子有道家而

老莊竝焉天神地示三靈百神又皆出
于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益以
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然
其祈報禍祥驅禳回起昭昭不誣而非
余所能知也蓋自聃休而後士不明於
理而術益工此其所以不振也耶而劉
李二士獨能有成豈不良哉雖然余有
私焉劉行數千里授天師之籙於龍虎
山而未及行壯猶有待也今老矣盍輟

其已能而勤其未能乎李君壯可任以
事而嗣其志也如是其有不興者乎
元符元年九月甲寅東里陳師道撰

觀音院修滿淨佛殿記

物有盛衰人有向背向盛背衰人則逐
物雖然向則盛背則衰物亦有待於人
焉吾州之南山太平興國寺山之南北
凡十有七院其東南隅別為勝果禪院
始時寺之臥佛羅漢觀音為盛金穀之

施門無虛日其後勝果興而三家替矣故像毀不飾室毀不補革金不鳴而突不煙使人一視而等施則盈衰不極而事畢舉雖然人所避就物所豐悴豈智力所能哉元祐八年比丘某始合衆施既新其殿又載于石使人請者累至余學于釋氏頗自劾使不請且彊與之況其請之勤邪夫始之非難而述之難積土爲址代山出木歷日費財世以爲能

而競焉易故而新就下而高事半功倍謂因人成事而不爲也惟然故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豈特浮屠氏之役乎故其說以起廢爲勝福則彼固知之矣院故有閣當諸山之衝厲兩洪之聲余從居者登而樂焉已而少者壯壯者老老者逝矣而前者之樂又爲今之悲也身既與物同其盛衰心亦與時而遷謝則其所異者何乎覽者其自知之淳化初知

制誥孫何以布衣來於時曹武忠王得臯右府以節來守門不納謁而一府無過之者院之楞嚴講師惠泉召而致館且為治行明年而登上第其次路振來貳使事而屬之且日急窮而忘報交素而遠名其僧之英乎路未以為然也泉意其然去游吳遂不還路至之明日過則亡矣於是賦草堂則其所興壞蓋可知矣

面壁菴記

禪之初祖圓覺老師始自天竺來居嵩
高少林道場蓋面壁者九年六祖禪師
斷臂立雪世舉知之而昧其處自少林
行殿而西林篁陰鬱千步而近度峦越
阻羣山四臨前則少室諸峯峪嵷連屬
後則五乳岩兀擁掩如舉手內向中峯
之下乃其故處有泉泠然始至無水以
杖刺地隨舉而涌引而東出世因號以
錫杖而叢榛族棘荒穢翳塞兎蹊雉域

蛇虺所舍樵牧避焉元祐二年留守簡
翼張公求而得之始往過焉使作亭以
識其處除地得趾層甓宛然後十有餘
年知登封縣樓君异復往過之謂長老
清江襲棘開道使有人聲馬跡再至則
治矣盍復其故對曰下南山之木出西
谷之竹伐薪以陶率少而役可立具其
所乏者財爾异請任之于時衆治泰陵
休于次异敬以請自監司與白局之執

事及郡縣之令丞佐尉下逮工賈士庶不挠而同於是智者謀仁者施壯効其力工獻其伎爲堂爲室圖像陳焉守衛有次門廡有列蓋一朝而具既月而成而林出芝十有二本華各異色莖如漆飾甘露雨于泉池夜有光氣四起屬天合爲大練東西數十里嗚呼其興可量也耶夫道一而今之教者三三家之役相與詆訾蓋世異則教異教異則說異

盡己之道則人之道可盡究其說則他
說亦究其相訾也固宜三聖之道非異
其傳與不傳也耶孔子之門顏閔冉
皆無傳仲弓之後則有荀卿曾輿之後
則有孟軻端木賜之後則有莊休而荀
孟莊之後無傳焉李氏之傳關尹尹之
傳後無聞焉釋自能仁二十八世爲初
祖之東六世爲曹溪曹溪至今又十有
五世矣而儒老子之徒欲與校其原委

誤矣嗚呼道之不傳蓋始于此歷歲千百逮今而興豈有待於异耶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十八日陳師道記

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兩紙三字其文曰善法刑政其璽文曰帝録皇祐嘉祐之間以賜其臣江休復於是休復爲集賢校理御試詳定官休復以文義誦說明習世務奉使有績列于名臣遂蒙顯揚寵以

翰墨歸藏于家而世守之其爲平生之
觀學者之榮至矣休復後爲刑部郎中
修起居注以卒其孫端禮以示臣師道
使記載皇帝所以照臨江氏假寵子孫
明示來今臣蓋不得辭也臣愚敬惟
皇帝之於書極矣在位四十餘年外被
四夷下逮百世口耳所傳紙墨所載德
政道化有不勝言其不習而能者豈聖
人優爲哉臣亦不敢贊也臣生于皇祐

四年被蒙恩澤上下田里不畏不夭至於成人而曾不得望前驅之塵踣後車之躅臣不勝至恨乃今幸得伏覽聖制見至人之用心附于不忘臣亦與有榮焉端禮學而不息文而不露能世其家將復受賜矣元祐元年閏月己丑徐州彭城縣王鄉任化里臣陳師道昧死記

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

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　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窻淨几時一爲之以俟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凢藝不滯古則徇今

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　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　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

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内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文有愼焉臣惟 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陳　師道　無已

序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内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脱誤家書近古可考正自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

成之録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可得乎昔者先王因

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説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不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其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于民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慎之

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

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
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
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
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
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
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
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
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
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

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敘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没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頴師字序

吾里中少年每歲首醫飾箕帚召紫姑以戲一歲有神下焉曰吾蓬萊仙伯徐君也自是累累而降喜句畫有求必荅筆下不休如寫熟讀曰詩擬謝靈運書彷黃魯直使黃謝見之不能別也後數歲來京師遇參寥子始識其孫頻沙彌者自言貧不解書夜夢有人授以筆意既寤急起索火下筆即爲蘇書於時東坡居士三徙萬里島海之間蠻蜑之與

居咅翁亦再逐髯微盧彭之故處人方
藉轔困苦必欲其死世亦無敢語之者而
神官海伯方喜好字畫又以傳世信所
謂人厄非天窮也賴師錢塘朱氏子旣
喪父與其母俱出家年七八歲時舉止
意氣已如成人逢時嬉娛居士見而戒
之遂去不復出居士怪嘆曰不出十年
聞名東南此參寥之法孫東坡之門僧
也今十餘年句有家法書稍逼眞矣嘗

以寄海上居士以書遺祖師曰妙揔門
下龍象也吾不復期以句畫矣法頴字
德秀守素之子妙揔老師曇潛之孫也
會稽錢穆名之安陸廖正一字之而彭
城陳師道序之

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
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醴備
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

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説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爲傑士是後數歳從吳歸見于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歳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彊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

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効至計以行
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
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
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
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
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
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
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
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

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
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才
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
由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
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効於
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
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
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
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

袮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髙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庫御驚倏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爲子賀蓋自此始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爲今學隱約俗間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計世所好惡數從重客過下里窮日而後去如是者數歳士之從吾游者始若

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唾其面而今願交
去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游於世
師儒達人皆大父行天下望士忘齒屈
埶與之交好譽問甚偉元祐元年春生
從其親出守漢東世之知生莫吾先於
其别請以言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
其棄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棄之於
始衰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巳
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

斲顫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
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
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
之說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
盡是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
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導其聰明廣
其見聞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
王氏之學如脫墼耳寀其形模而出之
不待修飾而成器矣求爲桓璧彝鼎其

可得乎昔者孔子謂闕黨童子非求益乃欲速者也坐則居位行則先人其志盈矣無以復加矣而闕黨童子後無聞焉子韓子謂張童子曰長與少異有成人之禮焉童子之所學不足當之宜息其已學而勤其未學可也童子以數歲通二經則奇矣使四五十而不加又何奇而張童子復無傳焉吾年如生時見子曾子於江漢之間獻其說餘十萬

言高自譽道子曾子不以爲狂而報書
曰持之以厚吾之不失其身子曾子之
賜也吾以謂三君子之言可法古之學
可道今之學可戒也以爲子別

寇參軍集序

大父鹽鐵府君外大父頴公與文忠蔡
公好太常少卿寇君蔡之出也游二大
父之間而輩先君兩君卒二氏之子弟
居同邑學同文情同好也寇氏之伯曰

元老喜事而多能張李氏之墨吳唐蜀閩两越之紙端溪歙穴之研鼠鬚栗尾狌毫兎穎之筆所謂文房四物山藏海蓄極天下之選傾家破産急士之窮輕身下氣而交名勝士多歸之者其季曰元弼一無所好顧嗜酒與詩方其展紙濡筆立下疾行倏忽數十百韻衣冠在傍合手起色駭歎不暇然成輙棄去不復愛惜非如世之詩生窶士牽課臨倣

吻頰鳴悲歲鍛月鍊者也昔魏晉之士
當嫌疑之際能纍名著而身在位既不
得去又不可死於是有託以逃其生別
離羇旅流放憂畏之士顧無可樂於是
有託以快其心私怪季氏無一於此仕
雖不達而不以事經意其於失得則輕
而亦好酒無日不醉苦心竭思搜索腎
胃如與世士出奇作新夸多而鬬捷以
角一時之名者與之久則渙然解超然

悟而後知其非嗜味而嗜醉非遺意而遺事也其學陶氏公孫氏者與元弼旣歿家無留藏其子某索千里中得詩若干首文若干首而第次之以請於余余勤其成而尚其志也爲之序而藏之兩家使後之人知吾與若世好之如此也元弼名某仕爲許州司理叅軍

持善序

世之力者有五曰佛曰法曰善曰惡曰

願善為至矣然難行而易失士之始學
善新而惡孰福輕而障厚既難其大矣
而小又作輟其爲善豈惟其難而魔力
撓之也其爲不善豈惟其易而業力使
之也是故先佛雖有種子之喻又有湯
冰焦穀之比且堪忍之土界則五濁時
則爭鬪人則弊惡緣則空法則末刼則
陷爲之不亦難乎善出於習而習不足
恃也中人而下善惡並作而更報一出

三塗則失之盡矣豈惟其然異世則失
之矣聲聞所不免況於衆乎豈惟其然
異念則失之矣前念之善與念而盡後
念之惡與念而興其失不亦易乎雖然
爲善有道願者善之所出也願之於善
猶業之於惡能持其人使不退失故無
願則無善無業則無惡是以學者先願
而後善豈特善焉雖法與佛有不由此
者乎故華嚴七地之菩薩大願力所攝

如來力所加自善力所持而得無生法忍聖且假之人況其下乎夫願本也善與法佛條葉華實也善非願不生佛非願不成更百化而弗渝盡未來而不斷其爲力大矣願者心之用則有自力以理爲因以先爲證則有他力具自他之力大其宜乎證至於佛萬法一空其所不盡者願也衆生盡則願盡其無巳乎若夫善而無願與願而非理則爲福而

巳敬則貴惠則富世有貴富而不敬不惠者以其無願而失之也雖然士以私智而爲願孰與効先之巳試乎先佛之願莫大於妙德莫要於普賢十方同一時住世之佛皆我所導而後成聖不亦大乎萬德之行出於十願不亦要乎是以諸佛同贊而過見菩薩自謂不及也元祐二年春徐之東禪主者懷超夢出庭中見二大師象繫于木下恠而問之

對曰此陳教授氏之物也是夏師道始承命至則館于東禪豈於二大士緣有素乎紹聖二年之春客東都晝而燕坐見大通禪師俯案指授使具二願於是願採華嚴寶積而第次之願與信者而盡心焉

送參寥序

妙摠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

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門名于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别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

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爲丈夫者乎於其行敘以謝之

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爲用者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

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
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
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比
出東都門涉行數百里夾河而城者今
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
介馬無偹阻麗華之觀頹垣弊廬棘荆
沮洳無池臺花囿鳥獸魚鼈之美吏不
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揖不
遑勞苦無飲食歌舞游從之樂彭城顏

夫子居既踰年征商榷酤號稱才官身
雜徒吏下爭細微無間燕之樂彭城顔
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
道西游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于左
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遯穿
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
巖崖之下洲游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
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杳靄之際漁釣
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

內市井之中甕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爲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爲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爲人之偶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爲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大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鴟鴞孔子之猗蘭人

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隣之子西隣
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爲意謂之
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爲
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
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
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
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
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以異
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仁

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爲用才足於身而後物爲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爲之序以詔學者

章善序

余讀毛詩巷伯而悲之行而不審蹈其所悔嗚呼其可不慎乎故君子致思焉於是作章善夫修道以德修德以善爲之者善也志之者德也志則存矣存則

志矣德之成也士志于善以成其德德者道之本也行者道之用也行始于身而及其親因親以君因君以民行至于民則盡矣故爲道必始於善公輸子之技不以規矩無所用其巧是之謂法法者古之制也君子以法成身以身成法言以古爲師行以古爲則雖然因人而善也譬之宵行假明於燭而燭非明也而學者以爲明謂之失已言者自言也行

者自行也謂之成德譬之目焉升高臨下物無遁形故無擇焉故爲善必始於法士莫患於僞而徒善次之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僞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可不擇乎君子學而後行以成義也故爲法必始於學於是明古之制與其疑謀貳行隱志晦德而論著其合否考之其世稽之於經質

之於友而定其論使學者有考焉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陳 師道 無已

銘贊疏文

蓬室銘 并引

宿遷邵生築室以蓬名而求余銘銘曰邵也善舉其能處獨曲几方床土階蓬屋詩書在前圖史左右求之古初以復吾有

晦迹齋銘

昔之處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積之問以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黄樓銘 并序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

顧城中井出脉發東溥兩隅西入通洫
南壞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
守臣蘇其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
怠以勞其人興發庶兵固弊應卒外爲
長楗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内爲大堤附
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
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
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内外
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白

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
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甲子
制誥諭意臣某惟念祗承談訓人神同
力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
以報稱乃作黄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
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又爲
之銘臣師道大惟吕尚南仲内撫百姓
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
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

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
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
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
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
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
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忘其不佞冒
死上黄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成修明法度恊和隂陽十有一
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

四遠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
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
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
平明聖成能人神効祥靈平吉成百穀
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祗畏允迪聖謨終
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
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
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
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

孔北海贊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紹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君執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

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
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
故以衡予劉表而不以文舉與人卒自
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
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鵝炙丐乞
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臠動其心哉
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
者所以制欲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
英自勝之爲彊

劉道原畫像贊

是非賢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後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爲賢汲黯爲戇至于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反蓋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行別析是非白黑絲髮不貸如權衡量

度如水之鑒如繩之度既不可欺以私
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炎埶力
排山倒海不置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
故終其身亦不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
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而念
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遠
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
大將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怨
漢至不沐浴三十年獨畏黯不敢發又

爲之寢謀其君臣相謂丞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剌也至黷復不敢剌則其同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戇以其不知利爾利非黷所知也丞相則知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時承平故其效莫見雖然小人之爲不善蓋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小哉紹聖四年春過巨野佐有義仲若其子也始拜其像而歎曰晉人有云廉藺雖千載凛

有生氣曹李雖在已如九泉下人士雖
後之其何恨爲之賛曰
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校後
前其剛斯何寧折不靡其直斯何正人
如已賢則過之張而不弛維利不嗜不
侮不畏貌不踰中氣蓋一世維死不忌
子立特起黃范司馬既敘且銘自足以
達況茲其人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
丹青益永厥聞

觀音菩薩畫贊

龍眠居士李公麟畫觀音像加趺合爪而具自在曰世世以破坐爲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大通禪師刻板以施學者陳師道稽首贊曰

德孰不仁聖以慈稱施孰不廣聖以廣名三江九河爲一大海非一非異清濁何在兩目兩手而爲千萬吾儕小人左右異便願我衆生從聞反原盡十方界

一觀世音

又

有聲則聞我與衆生有聞無聲惟觀世音因聞而悟悟不以聞觀自觀他與物而形相即是妄妄即是眞眞妄兩忘百無不存我以耳聞聞不以心隨處而用鼻口亦聽孰爲我師犬吠驢鳴生我與佛普同一名

代興龍節功德疏

信義在躬已協天人之助乾坤莫報更資覺法之因爰屆誕期用伸至願　皇帝陛下伏願憑覺皇之外助効臣子之内心如河海之靜淵與天地而長久

請興化禪師䟽

南北不異禪律相資曲士拘文起差別於耳目至人達觀示平等於冤親不有別傳孰開異見其公尊者承佛授記爲世導師紹雲門之正宗分慧林之半座

望破頭之氣知正法之傍行觀優曇之
華信異人之閒出知時莫逆觀化方隆
毋辭千里之行以尉一方之望

興化寺請眞修造疏

有爲雖幻是惟聖證之因興事其時信
有異人之至眞公大師行成千律法得
於心志如金石之堅施有龍天之助勉
從勤請後發願心

請觀音禪師疏三首

出處有緣相時而動去來無意以衆爲心其公禪師行歷諸方歸安一榻湛如止水衆至則形殷若震雷物待而發惟茲東刹今號左禪乃古宿之道場而昔賢之施會異人間出衆志大同續圓通之法燈成先佛之遠記法施務廣當衆建而共持祖道大行復一枝之旁出知者不説語言所以爲人德必有能住持乃其餘事其公禪師言未發口而達

者知其有道功未見事而談者知其有
才信淵默而雷聲由孝友而成政顱兹
勝地宜得異人祖令當行正須無說羣
能効力不假有為願効至情同伸勸請
世當末法方葱嶺之西歸地則左禪乃
福城之東際人天合力緣法同時其公
禪師徧歷五宗頓開千眼着衣喫飯肯
學潙山之禪得髓與皮不落少林之句
十年面壁未遇知音千里同風是歸作

者無縁處說法有佛處稱尊勉徇衆心以成本願

觀音院無盡供疏

化無高下一念徧於大千施有少多半顆等於百億是憑念力用作妙因樂與信心同茲勝利

觀音院請趙居士疏

觀音古刹地聖人凡瀕上名都信深緣孰是與無盡之供用開大施之心趙君

居士見遠察微有家無累悟解不立巳契祖師之禪悲願未終更廣衆生之福憑茲一舉以効初心

觀音院廣疏

大士剏始三百衆之所居末法再新二十年之巳廢是憑衆志同此勝緣倉廩空虛孰爲饘粥之費棟宇傾圮不無風雨之憂誓殫拙者之心庶動仁人之念

請月長老再住薦福疏

世不愛福乃末法之弊心倦於利生亦菩薩之魔事既去來之無意雖一再而何嫌衆之所同時則末艾月公禪師一宿法雲而出世道與時行七歲薦福而退心衆所疑者國師三出末偶勝緣為山九年不須心躁守株待兎雖違者之不為面壁磨塼亦古人之常事末忘本願復順衆心不下禪床徧周法界閉却方丈默聽雷聲

薦福院齋僧䟽

尊道廣福既聖教之所同勞舊勤來亦世情之攸尚願以小人之意仰同君子之心圓證禪師以七十之年曲從衆志捨平生之舊來赴新交涉遠忘勞所過成化擔囊振錫其從如雲方茲掛搭之初宜有洗滌之供以爲一國之倡共結多生之緣

華嚴證明䟽

弟子陳師道與妻郭悟同心共施因慧
嚴大師宗永買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
八十一策并櫃二隻及請曹州開元寺
上生院講主重寶慶讃者右伏以因緣
契會得有此經慶幸平生孰如今日實
身貧而家富將口誦而心通誓盡此生
敬供不息在在處處如佛之存刧刧生
生以今為始伏願諸佛所說如慶喜而
常聞一生之間與善財而同證

代司理院獄空道場疏

幽圄空壷實作太平之象法筵崇飾聿修典禮之常惟此徐邦素稱劇郡獄無虛日市不絶刑解網施仁奉聖朝之初政治緜從理資賢守之良能迨此一空敢忘大報伏願刑設弗用人自不寃熙熙如登春臺濯濯鞠為秋草更憑梵力溥及含生

代醮青詞二首

天運有叙六十歲而一周人心所歸五
千言之大典惟此庚辰之歲是爲本命
之年數之所窮理有必反不勝恐懼是
用祈禳攷案舊章修陳薄禮惟衆眞之
厚眷下顧弊廬假青章之微詞仰陳危
懇多生之皐釁以懺除百歲之年敢祈
陰隲道心浚發妙行具修疾癘不侵善
祥來集誓依眞教以畢餘生溥及羣情
同斯勝福

天道好還雖善惡之必報玉書有訓苟懺悔而必原不勝至情仰干洪造惟知罄竭期在愍憐竊念臣妻某氏罪惡貫盈禍災積集天之所棄鬼得而誅一病逾時百方莫効惟歸窮於覆載庶有望於生全伏望三聖眷懷衆眞敷佑赦其萬死錫以餘年螻蟻微生敢希求於再福桑榆暮景期沉滌以自新

代春祭羣祀文

春祈秋報國有常典爰歷靈辰敬共祀事風雨時至百穀順成惟神之休民之望也

代德音祭羣祀文

天災時行雨雪爲雹上憂勞東方爰下赦令施德宥辜以當天心復詔守臣致命羣祀神其鑒之有當上意也

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焉行修于鄉而名昧

于世豈君之澤而人之蔽耶世不識君
曷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有銘于
石以播厥美使孫如子君則不已國人
之思莫以送之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來共之潁故有
學而置師弟子負講試如法蓋自公始
潁之爲州尚矣而良士大夫生而善其
俗殁而祭于學者亦莫盛於公惟公翼

亮　三聖出入十年建明天策以康社
稷是宜配食清廟而絃歌之豈特稱一
邦而尉一鄉之思哉師道承命爲吏有
列于學授事之初敬修故事

潁州祭佛陀波利文

惟歲之初雨雪閒作吏失其職而爲民
憂徧于羣祀不承其休顧惟其窮敢以
禮請大士哀其不辜報以如願天地開
霽三辰粲然蠶桑以時穀麥布野前守

蘇某以聞于朝請以大士之所居為光梵寺以修民之敬心月既晦矣吏其忘之惟大士之天眼妙心求施且不得寧復有報而禮有祈謝不敢不共

代郭氏焚黃文

故事天子祀享天地同休諸臣施及存歿某甲以散郎竊位于朝與有追榮之典自衛尉少卿卿中大夫三告于第其所以褒郭氏之意甚寵既藏于家又焚

其副書以追錫於地下則天子孝治之
道亦已至矣顧惟不似何以及此惟是
先大夫之餘休遺澤積厚流長故能生
享其祿殁受其報則天之報施善人不
爲不至也故敢以告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陳　師道　無己

墓誌銘墓表塔銘附

宋處士墓銘

處士諱豫字徼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父惟幹諫議大夫祖誂贈工部侍郎父仲容駕部郎中兩娶姚氏太常少卿坦之孫治平二年年三十以卒熙寧五年從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四

人以行藝爲名人始大其門其後伯仕不偶叔季皆早死處士亦以疾廢而宋氏微矣處士始學志寒暑寢食博聞彊記而疾既瘳屏事絕客讀老釋氏書窮名理外死生時以詩自娛人謂處士壽矣而卒天之報施非耶既卒子章始生姚夫人年尚富以禮自誓又成其子元祐二年仕爲鄧州司戶參軍而夫人卒年四十八於是兄子清亦既仕矣能世

其業繼其聲者天之報施非耶始處士

葬不及銘明年閏月祔夫人之喪乃來

請銘銘曰

宋氏之興自君兄弟孰厚其德而嗇其

位謂天不臧亦既有子歸安其居千歳

之始

李夫人墓銘

夫人建昌人李姓深水尉贈特進之子

大理丞知康州黃府之妻集賢校理佐

著作庭堅之母也初特進賢其子不妄
與人久之以歸康州康州佐大臣幕府
持議不撓大臣外敬内懷以故官不達
夫人安之以相爲康州卒子稚而貧夫
人以喪還葬豫章遣子就學或勸以利
夫人曰自我家及兒父時未嘗不貧何
用利其後校理仕於朝名偉人士傾下
之然亦以是數致言者校理謝不謹爲
夫人憂夫人曰大者吾望汝細何憂焉

夫人始封壽光校理爵所拜官進封安
康郡太君元祐六年年七十二卒于東
都五男大臨叔獻叔達仲熊校理其次
也四女有婦行長爲洪氏婦其死不幸
校理是以賦毀璧也於是大臨爲梁縣
尉而仲熊卒諸子名文行而梁縣法度
之士也世以是賢夫人明年合於康州
之墓在分寧之臺平寶雙井梁縣與其
羣弟使來言曰先實知子子其銘以壽

吾先師道學於校理貧不自食又客焉
知其私爲詳不辭而銘銘曰
婦患不德不患不能惟其身之孰不承
之特進之子康州之妻善於其身內外
具宜翁姑如親夫夫婦婦盍監其子則
知其母孰吾孰汝五子如一敬而不忌
以有其室娣姒之間庸庸坦坦不愧以
長覆護其短內仁族姻外事賓客哭有
餘哀室無遺帛孰不貴富以亡爲存孰

不老壽以死爲生死而不腐何有於文
我其矢之以累斯人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兗州刺史衡之曾孫
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辥殺慈
明爲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於國譜
又五世而至司徒謩謩之子別居歙之
發源其後四世而至尚書禮部侍郎諱
羽爲 太宗 眞宗三司使十有八年

而生龍圖閣直學士諱瓘見微致大功
昭南邦以吏部侍郎歸老下蔡葬壽春
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太尉在名臣之數
別爲下蔡之魏太尉兩娶刁氏有子十
一人君其第十子也諱紹字承之任爲
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縣禁捕博而盜
止留守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歳大饑
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
以下估而後聞旁近賴之通判絳州行

州事新廣學莫師徒士故沉浮俗間徼
縣諭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焉後
以右朝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藝子
而今樂用朱桑人始病之以而徼矣不
給其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良守哀之
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貴多求者
既至摹其石詩以報點賈奪人鹽井吏
數守訟不決君刑而還之君孝友慎和
而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

勞再登格而賞不及君亦不自言也紹
聖元年二月己未卒年五十七明年二
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毋並封崇榮二國
夫人而所生何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
李氏左金吾衛大將軍忠吉之女封壽
安縣君三子男汶女嫁蔡州助教刁寳
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曰葬
有銘君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
具其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毋

異也既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晁婦曰其陳氏乎不則沒吾父矣晁載之曰士求銘於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巽乎其婦曰盍索其詞以固請乎於是汶來余於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父又與俱來其何辭銘曰

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作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犍爲之政不侮不畏更四十年良

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大人之去銘則不愧

朝奉郎魏君墓銘

朝奉魏君諱濤字信御其先自魏徙徐爲彭城人父吉贈宣德郎母王氏壽安縣太君元祐二年四月六日卒于家年五十七娶劉氏昌樂縣君有子曰衎紹聖三年十月十七日葬于白鶴鄉立德里之故塋衎有文行力貧以葬曾妣而

下入喪鄉里既共其事而師道又考次
君之志行張施而石銘之君始以進士
爲濮州參軍賈以賂冒官族脫市版州
下其事君不受其爲河東從事佐經略
使劉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欲割
界之遣使臨議庠以屬君使不能屈則
臨以威君不爲動於是復憲州築寧寧
肅定神木三堡聲勢益張契丹亦不競
也庠由是益知之謂可當大事士有罪

當贖而後使欲刑君獨不可使武吏叫
怒僚吏却愕君又獨曰希意順事爲旨
計耳於公何有況又非某之所能也使
雖不喜而竟屈焉其知承縣兩仇鬬而
傷皮遣而傷者死仇不自冤而君疑之
求其故而未得死者之子訴于監司怒
有惡語君嘆曰官可奪囚不可殺不爲
具獄後得其實是夕罷歸醉騎及門墜
乃死驗其膌果然其治明毅所至不冤

而承人思之至今衍常至其縣一縣之
人喜相告曰吾著作之子也著作君故
官也其監團柏鎮軍興運夫過其郭哭
門刼庫兵君出告曰爾去家度塞父母
妻子數日待還今雖挾利器懷重寶何
所歸乎衆諭稍去遂定君生十年喪父
哭之過哀十八試禮部聞母疾而還其
孝蓋天資也家產萬金委羣弟不問在
亡後爭分君又多予之有難之者君不

荅召衍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君
以不欺爲心亦以告人問其說曰不自
欺耳而人信之外屬爲徐守見而賢之
數薦辟相將用矣君辭或問之曰班固
以事竇氏爲後所笑可使後人笑我耶
銘曰
魏氏隱微及君而興得不償出亦古之
曾丸君之行出於不欺邑人之傳我則
著之

昌樂縣君劉氏墓銘

師道既銘魏君而葬葬後再歲君夫人卒卒之三十六日合于君之墓其葬速不及銘歲之八月其子行始撰其行與事以請將著之石而納于隧以明年之三月師道既與爲禮遂略其詞曰

劉氏之先自咸陽而東留甚城其後有昉娶高氏高有行能以五行逆順知人衰旺休咎子孫數十人謂夫人與其女

孫必大以歸君與鄭氏君諱濤卒朝奉
郎而鄭丞秘書皆有封邑夫人事姑如
母視諸子而生接微如上君爲僕獄掾
里豪有獄因乳醫獻大珠數萬夫人不
取遂絕醫君彊直數事忤上官夫人諫
曰子以禄爲養異以行直毋危言以近
禍而憂其親君氏屆舉弟盡用貝負君
又償以禄夫人不以爲難君卒而家弊
亦不戚視其子之學否與其客之賢不

肖以喜憂曰爾父常謂保身如保器但
慶傷缺耳師道於是知君夫人元符元
年秋從其子依沛之石氏明年二月乙
酉卒年六十六其歛與歸費出石氏其
葬也邑人共之夫人一子衍也來學故
其葬不以銘屬人銘曰
嗚呼夫人而有衍也其學方興與其善
也身立名揚親則顯也嗚呼夫人其無
遠也

仁壽縣太君盧氏墓銘

夫人與化人其父建隆謂黄氏後復夫謂夫人宜之以歸其子贈朝散大夫世規寔生五子曰陶隱隨陟陳大夫以爲材使皆就學擇師而從貧不憚遠夫人相之補洗必親焉大夫卒家益乏而夫人教益力居七年而兩子仕仕爲御史殿中貳國子或使或守遂封仁壽縣太君夫人既成其子張其宗以續其世孫

曾在前究樂厚養而自若也紹聖四年司業自徐徙福夫人於是年八十有二閏月甲子卒于行隨早卒陶爲宣德郎先卒陞繼卒家世葬閩中於時司業貶徙睦州不克反葬乃以某月甲子槀葬于某初司業以喪過潤遇晃子補之使問銘于陳氏是夏晃子過徐致意師道對曰吾常屬其私是宜銘又嘗銘人之親矣其何以辭於是以書抵睦報命是

秋司業以狀來師道讀之曰此吾之所
聞也銘曰
昔人有云知子其父歸于大家顯有其
助君勇君姑既安既沃獨單無欲弗懈
弗詐上承下御不嚴以恕自約而顯不
新以故有費無妄斥靡而素由之于家
不戒而度周而不積有求必裕人以爲
德不色而懼實賫祗祗不銘而著何以
銘之孝子之慮

仲父榮州資官尉陳君墓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爲懷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子謂君不宜仕慶曆中君以任爲試秘書省校書郎調榮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環之折博務皆不就謂君非不仕特不宜爾何妙耶然則形骨可以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咎休而荀子非之何也元豐幾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

三女嫁李某邵敏脩張某敏脩今爲臨
淄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父
前崑山丞珣葬于彭城呂柵之大塋君
娶解氏光禄卿程之女亦不終故其葬
不祔銘曰
昬官不卒則歸之天如何不淑又不得
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
子孫

季父上騎都尉陳通直墓銘

先大父有五子君其季也諱某字梓父
皇祐元年大父為三司鹽鐵副使行視
河還而卒 仁宗懷之官其一子七品
京官復詔有司毋以為例君由是為將
作監簿遷太常奉禮郎大理評事衛尉
大理兩丞太子中舍改通直郎監杭州
楚沂三州之酒稅元豐四年年四十矣
卒于下邳娶莊氏永和縣君生三女嫁
段辯耿壽愷高友諒大父有世材故其

子皆長於吏君所試小未足觀能否亦
無傳聞然杭杭於今號繁劇視天府而孫
威敏沈文通兩公爲前後守之寂某至
杭問其所治莫能稱説君事沈公獨能
記之由是不試知其能君無子其兄崑
山丞珣用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幾日葬
于彭城吕栅祔先兆之丙銘曰
材則不試生則不年天耶人耶孰知其
然葬之者兄銘之者子孰嗇其存而厚

其死

張居士墓表

居士張隆字君道蘇之吳人以書計爲縣簿史樂聲色酒博以自放年二十八有名比丘諭以皐福眞幻卒然悔悟委家絕世專意釋氏衣粗食淡奉菩薩戒滋久益嚴從雍熙道場元智法師授華嚴義手自疏抄禮華嚴法華楞嚴經起信論法界觀清涼抄疏及他經凡數百

卷字一致敬又以梁懺爲衆禮佛十有
一焉其稱佛菩薩號每以百萬數率衆
供僧每以千計言聽事治人以爲能曰
吾非自効爲作龍華之因爾日再至講
所習天台賢首二教退則禮誦跪遶閱
大藏經口不絕聲身不曠禮夜盡三更
迨五鼓而興每三八日會衆供佛說
教以終熙寧六年十月既望年四十八
矣且有厭世語遂與其子宗永別既講

還未至覺背痛至則趺座誦觀音號掖以如寢及席而逝常曰吾死用浮圖法於是火焉明年冬至葬縣之南里娶聞氏產四男子主崇宗永混初居士以兩子事浮圖師既卒崇宗復家而宗永遂爲比丘號東嵓嚴大師初居士奇其子故捨自其幼時有勝會必與俱以導其志其後往來江湖間事圓通禪師圓通來居東都法雲以爲修造主於是合衆施爲

殿藏門寮前庖後寢凡費六千萬更十
年而後成長者廖寧一見施千萬爲三
佛六菩薩十八大士羣從衛之象其所
爲必極天下之工既成而去於是惠嚴
之名行於方内相傳以爲神奇而不知
其所余也顧其中有大焉而未試也語
曰知子其父果哉初居士葬不銘余與
惠嚴好於其別爲次其行使歸鑱諸石
以表其所以慰其鄉之思以啓後人其

勿壞

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訥字秉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饑　天子出使振業之募民出粟而賜以官君於是為州助教其先累富父齊為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而親緩急扣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倍息或

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當否惟所欲有求以筴使自驗而不發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不復人必不爲也及疾屬其子於毋兄以學度不可償與償而後者皆焚其券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熙寧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男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淼謀于其宗自大父而下與君凡幾柩別

葬于大彭鄉之新城村滁舉進士方質
謹厚不談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巨惡
人所唾罵一歎而已家雖貧不苟受將
葬宗不共其費或開之曰葬吾責也使
不同吾且專之而況有助乎余由是與
之游始葬欲余銘而不敢請既聞而哀
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之
思曠曰車而使人憚借何以為也遂焚
之思曠之車與人共之猶以為難則余

之色辭拒者衆矣於是申以敘之使陳
諸墓古者葬以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
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
厚葬既封植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
又揭于道既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其
爲不朽極矣雖然韓退之爲銘文數十
去今幾時穹石偉畫無存者而其人
之事功煒煒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
知金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

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

法輪院主塔銘

宗本苗姓宿之虹人連喪兩親顧不及報乃去家爲道居徐之法輪院慶曆五年試所誦讀爲比丘明年具戒遂主院事元祐元年旣老而傳四年十一月晦寢疾而逝歲七十一臈四十三元符二年二月甲子其徒法懿法珎法惠法如法堅用天竺法葬于其徐故尚法而宗

相集鼓相聞講席相相因學者四來於東方爲盛而頼師禪子所不至則無所於館公始除舍修供以待其來數請師說性教而時至緣會野俗先變向於禪矣其起信廣道公有與焉余與公游相好於其葬銘以送之銘曰

聖有去來維緣與時法無高下悟則同歸人而有爭棄理用情知者不言道則自明孔李二氏與釋而三一人之傳或

說或參人有利否教則多門何以二之
白日青天時移俗變昔法今禪孰爲子
奪同業而然因則然矣緣則何其有風
有自爾公預之

比丘理公塔銘

紹聖元年九月癸丑比丘理公卒于汝
陰之薦福院年八十一臘四十三戊午
葬于西郊始余爲府屬聞其聲數過之
與語敬焉其後去官如東都往問其疾

且別於是疾久矣貌言如初既別且曰
公老而疾有如盡緣我其銘公嘿然歸
則葬矣其屬永圓既治其喪又具石以
請公名悟理趙郡袁氏子也去家居東
都寶安院持律嚴密徧習相性圓教始
出汝陰證悟禪師在焉聞其道輟講謝
徒而從之證悟敬焉使如瑞充又事圓
照禪師久而還居薦福日誦金剛行願
兩經闔户禪觀不近人事凡二十年頹

人向焉晚謂禪者普仁曰明年吾往矣既疾又謂永圓曰九月十八日吾其已乎實以既望坐逝後三日而用火葢先期焉使以所誦經與所著書從葬問故曰葬有塔諸天致敬我不足當也得此則免矣既化舍利五色骨如積雪銘曰理公諮諮既平以直且學且棄以究其極下席散徒行其所難闔門謝事二十其年兩林孤圖過者敬之有經有傳以

及我師

光禄曾公神道碑

寶元庚定間屬羌叛亂西邊苦兵天子恤勞吏民制詔二府謀于東㕔以協大同士爭論戰守計利害以幸潤澤於是時儒者曾公從江南來上書曰先王詳内略外化成人和誰能侮之不然憂在内不在外也願惠中國以寧内憂其後朋黨之論與變更大臣公上書曰羌夷

盜邊病在膚革非國之憂正邪亂聽心腹之疾憂之大也惟聖主明辨之以幸天下明年又上書曰今東宮未建宜選宗子入侍帷幄以須嗣子之生以代皇嗣備師傅官承天而行意以定大分爲萬世計是歲慶曆幾年士大夫萬異幸未發也故進議者皆出其後又爲時議數十篇縱論天下事學者嚮之公學博而守約思深而見遠觀古治亂明習

當世之務故其論偉然協於法議而達
時之變可舉而行是時公以誣家居十
餘年人知其寃哀其窮而公不自訟方
以天下爲憂其言後多施用言者亦自
爲功蒙褒顯而公已卒世亦莫知也公
諱易占字不疑建昌南豐人故屬撫州
以蔭爲太廟齋郎歷撫州宜黄臨川尉
輕俠少年戒其黨與毋犯禁公之皇考
治壽州其政如此而人莫知其所出夫

人之所難為而公子父之所易蓋人以刑而公以德能伏人之心而不知其然所以善察能徙司法參軍遷鎮東節度推官舉監眞州倉以課遷太子中允太常博士知泰州如皐信州玉山二縣興學校以進善漸官寺以臨衆治梁道繕置驛以奉行旅歲凶請糴于隣州以振飢明年公又請曰今幸歲一登然居者未完亡者未復而賦役如平時與凶年

等願緩一歲如皐賴公保其生業而近
縣不勝其弊公事親將順其志有女死
家貧不能歸逆喪以葬而賙其孤爲吏
信厚敏惠所居以廉稱信州錢仙芝使
客過公諭吏民以惠客公謝罷之仙芝
慙愧怒以危法中公請御史出驗治仙
芝坐誣公得罪而公卒不免公祖延鐸
散騎常侍祖仁旺贈水部員外郎考致
堯戶部郎中直史館贈諫議大夫妣某

氏公夫人周氏吴氏朱氏公子諱不仕
鞏中書舍人牟安仁令宰湘潭簿布龍
圖閣直學士肇吏部郎中女嫁承議郎
閤景暉南康主簿王無咎秘閣校理王
安國江寧府教授朱景略秘書丞李中
承議郎王幾宣德郎周彭孺一卒于家
一再適王無咎九女九人慶曆七年公
年六十九道病卒于南京皇祐元年葬
龍池鄉青風里源頭公以子恩累贈光

禄卿夫人分封京兆父城仁壽郡太君
公子舍人謂其門人陳師道曰公之葬
既以銘載於墓中今幸蒙恩追榮三品
復立碑於墓道以顯揚其勞烈明示來
今是以命汝爲之銘師道幸以服役奉
明命雖愚不敢其何敢辭退考次其行
治慨然興歎其試何小其効何大邪及
讀其書又有大者而未試也因書以逆
志而又知其懷之有言言之有不盡則

其雄深偉奇驚世而善俗者猶其餘也
世徒見其仕而不遇仁而不年以爲公
恨此固命之適而士之常豈足道哉顧
常以爲志不見於仕則發之於文文不施
於今則必傳之於後後有能行其言則不
窮矣此公之志也其可謂盛哉故述而
銘之以勵其子亦以自勵又以勵後人
其銘曰
人之多言言不由德德必有言惟公之

賢嗚呼哀哉得時時無命功名其餘夫復何恨何以觀德南阡之碑其言不忘後世之師公則已矣其言可試其誰終之在公孫子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陳　師道　無己

行狀 傳附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字寶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諱承敏妣李氏王考諱宗旦贈工部尚書妣董氏仙遊縣君考諱洎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仙源縣太君慶曆元年以外舅潁公任爲太廟齋郎

歷徐州之沛開封府之雍丘主簿以父憂去復爲雍丘主簿忠武軍節度推官以母憂去復爲冀州觀察支使治平二年遷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　神宗即位加太子中舍以殿中丞通判金州以國子博士通判絳州待次于雍丘熙寧九年四月戊申卒年六十故事選人用薦者五人爲京官先君罷雍丘舉者十有七人　仁宗怪其多也於是頻公

爲樞密使　仁宗務伸寒士抑勢家乃
報罷其後罷忠武幕府舉者亦十餘人
其上吏部如法餘不以聞也將見而舉
者免乃射冀州支使吏部奏抄而舉者
還故官　英宗即位始改京官君子以
爲有命先君罷汧陽人有薦君於丞相
荆公荆公荆公書其姓名於便坐既至使相
度百司利害久之罷歸吏部省吏謂君
曰固知君不辦此善事呂嘉問其進久

矣先君善事親導意順色親無憂勞既孤讀其書過其舊館流涕不食葬其三丗二十餘喪舉必親焉教養諸弟嫁娶之視其子猶子也鹽鐵橐中裝直數百萬盡以與其弟仲弟悖悍語侮侵君君不校也數至京師上書又訟于有司巧誣醜詆期以中君又欲殺其子君徙妻子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後盡其産君至無以歸終不一言及坐事繫獄君數千

里收其孥以歸先君爲人仁而敬愼意
豁如也曰行而畏人知者吾不爲也常
笞吏肉潰而死終身不用小杖先君資
廉儉以財交推多與人曰寧損我毋損
人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有漆林之征
使視無林者罷之十去七八君爲汧陽
承乏秦中于闐入貢幕府檄君閱其貢
寶還過縣見君識之曰官人在秦州諸
部有獻搖手不受也旣罷汧陽鳳翔人

范長史請閒出袖中金君避之金爲州
阻遠多貨吏以致冨至君知有廉吏先
君在沂陽有訟其令陰事後令常畏惡
之或謂君可因事以去之君曰士不畏
義而畏人耶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官
如家用財如私事無難易行無寒暑晝
夜無寢食遇事叢錯人不勝其煩意益
自得治獄不以考掠能得其情所至以
能聞去則有思其治雍丘最久思最深

見者指目聞者舉手其佐冀州守者任
之州以治辦市人歌之先君爲雍丘主
簿上奏曰雍丘尉氏六縣凡田百畝賦
薪八束束爲錢二十錢爲粟三升始縣
陶瓦以繕營舍使民占廢地伐薪以輸
遂以爲常久之牧馬於其地馬入乃與
民其後馬入焚其草以肥地而賦入如
故易薪以錢易錢以粟今陛下哀畿内
之民困於厚歛捎其租十之三而無名

之賦自如有司不以聞是上仁而下暴也又曰軍出戍邊妻子病無醫藥死則棄之如犬馬然傷士心害仁政宜加恤焉先君在雍丘都巡檢使嚴酷人有告其軍變先君行令事召語尉曰大事不可竟衆心一動則禍大矣非靜亂乃助之也聞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誅之足矣然不可力致可計得也今聲言盜發境上過其門使人諭之而去計必遮留教

其行罷吏士治行留亂人守則成禽矣既獲是夕獄具明日諭其軍曰罪人得矣餘毋恐一軍乃安先君在冀州主和糴商車合而錢竭故常閉糴者操其權賤售而須厚價由是商者不行官貰數倍君盡入之自爲券以質如期而償公私便之娶龐氏穎莊敏公之女封安康郡君生三男師顓監壽州酒稅師仲前下邳主簿師道潁州教授二女淑嫁

左司員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珙以元祐七年五月某日葬于彭城縣白鶴鄉吕柵村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龐姓單成武人曾考文進妣陳氏王考格國子博士妣邢氏故事宰相追爵三世皆贈三師兩令秦魏國公楚燕國夫人考籍皇祐初平章兩省事昭文館大學士來西平南完好兩邊登降

良否百職具舉其後以太子太保致仕
封頻國公謚莊敏贈司空侍中始魏公
官徐潁公與曲阜孔道輔從先大父游
魏公語頻公曰陳氏子君子也必與之
好頻公娶邊氏封秀國夫人樞密直學
士肅之女生夫人而歸于陳氏夫人慈
儉勤直苟尊矣雖貧賤必敬微矣雖貴
富不下言色由是內外向之時日祭祀
雖老不懈然方質不語怪神蔡虞氏女

傳一世以爲仙名人偉公皆降下之而
夫人不以爲可後而果然仲父侵君夫
人至辱夫人之親夫人不校也其後仲
父繫奉天獄先君收其孥而夫人與之
有恩及仲父死不幸旁無妻子其死事
皆親焉曰先姑之私何敢慁頴公之姊
爲趙氏婦及孫而絶與其夫子槀殯山
陽久而殯壞夫人過之力不能葬爲治
完之而歸告其親使舉之而莫得也先

君以家貲讓羣弟畜孤振窮歛死恤終
夫人同之不以累其夫先君卒貧不能
家夫人以大家子就下養人以為憂夫
人安之不以累其子年高而家益貧從
其不肖子就食河北舟及鄆之東阿年
七十七而卒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世始次東阿末及岸並於商舟夜有大
星如丹如橐出芒下尾墮於商舟之上
夫人之前夫人晚奉釋氏修淨土行自

疾至終卧必西向病不知人誦彌陀不
絶口皇祐六年類公奏封南安縣君嘉
祐八年公薨加恩諸子進封安康郡君
先大父諱洎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
郎先君諱琪國子博士通判絳州三男
子師顥光州光山令師仲河中司録叅
軍師道江州彭澤令兩女子淑嫁陝西
轉運使直祕閣張舜民媛嫁從毋之子
章珙皆先卒先君之喪高郵秦觀爲銘

焉而不克葬及夫人卒以其年七月甲子奉兩親之柩葬於彭城白鶴鄉龍山之陰先大父之兆次於是秦公在淮江湖浙之南閩東粤之西界以日月之不餘不克附於先君之銘其不肖子師道茹哀忍死敬具其大者請銘於儒先生而書之異石置諸室之右云

賀水部傳

賀亢世莫知其年與其邑里仕石晉爲

郎　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巾褐謁於
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其帝故知其
仙者夜閱牓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
每爲　莊獻皇后言之以爲恨天聖中
賀使其弟子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釋
像直數千萬后恠之召問澄澄以師對
問師曰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在可得
耶澄曰在淮南使臣有獻固願見也后
喜過望遣使隨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

爲幸洪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亦不臯也沂人喬仝得惡疾且死遇賀得藥曰服之可不死然欲不止疾當復作仝富家子年少既疾愈即娶婦疾果復作仝大悔乃出其婦去家求賀數年乃見澄方仝見賀時澄在旁故識之澄曰賀不可得見也仝涕泣隨澄冀復見賀歲餘澄曰賀使復與汝約可復相見仝叩頭如約澄乃引

仝見之東山使給薪水久之疾愈熙寧
中東坡居士爲密州歲大旱請雨常山
既歸而雨居士郄蓋以行賀從道旁見之
以爲可授道也欲往而疑無素乃止元
祐二年仝年八十餘矣見居士於東都曰
賀不忘君語數及之巳而求去曰賀約
歲首過我於龜蒙不可失也居士因仝以
詩寄之後仝復來出賀書曰將使若人
通言於君若人居士向所見異人而人無

知者世言道家爲方之外而賀獨喜與
人事豈世之所稱自爲不足而賀之道
又以及人耶不然老氏之道同於楊朱
難與儒釋並矣賀一見東坡欲彊授之
士之求仙自修足矣而世方區區擊精
神畢詞厚幣以致四方之士而幸一得
是果足以得之耶其不爲賀笑乎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陳　師道　無己

上梁文致語

披雲樓上梁文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號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漁之風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懇闢歲嗣豐穰里無愁

歎之聲吏絶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葺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林宇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抛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令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三公

抛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隮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
安近送日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鬬及
明時千里河山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岧嶤建千丈房心璀璨近
謇楹海岱摧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澠燕雀投人也
自忙鼠蝠旋墻不容鋝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

宿塗行夜無風露之警盆繅鎌劃家有囊廩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槁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立春致語

東風應候欣逢草木之榮廣坐稱觴樂見太平之日恭惟某官英才蓋世偉行絕塵名義甚都掩四科而著目談評諧理傾一坐以趨風政已頌於中和人樂

聞於鍾鼓爰因令節肇啓華筵賓席雍容願上使君之壽妓圍窈窕爭唱舍人之詩願紓下情敢獻口號

口號

霏微朧雪不霑塵收拾陽和作早春一坐盡傾歸盛德四時難得是佳辰鬢邊絲勝年年好樽下歌聲日日新一笑難逢時易失杯行到手莫辭頻

上元致語

佳辰行樂爲平世之勝游清夜觀燈與斯民而同好恭惟其官寬猛相濟忠孝兩全聲烈暴乎四隣氣節盖於一代爰因令節迨此暇時聊爲秉燭之遊用作豐年之觀扶老攜幼樂聞鍾鼓之音疊足排肩願見衣冠之會敢忘薄陋復此敷陳

口號

歡聲喜氣塞康莊妙舞清歌樂未央此

節定知隨意好今宵端復爲人長𥿄成粉白生春色酒瀉鵝黃射燭光報蒼凰光須一醉從來千騎貴東方

請黃提刑致語

西臺報政初聞五月之成東部向風遽失二天之庇是陳七獻之禮以爲一日之歡恭惟某官偉節照隣清風肅物有周公之才美謙以自居如顏氏之孤高敏而好學用經明而治水以德盛而祥

刑果自東藩就更北道其官敦平生之好盡賓主之情願陳衆志之詞以紀一時之盛

口號

當年天下無雙譽此日朝中第一人坐使黃流隨指顧即看丹閣畫精神天威行復朝三接和氣今如物再春肯駐行軒慰離索聽歌舉白莫辭頻

興龍節致語

臣聞千齡接統爰開後聖之期萬類勑祥宛同先佛之日永惟昌運屬此休辰四海交歡同聲稱慶恭惟 皇帝陛下由獨智之聖以庶物爲心奮武自天文明燭物有堯舜之仁而博施濟衆學文武之道而居安資深刑政並修登斯民於壽域干戈不用還千里之故封方當隆盛之期迨此誕彌之日凡茲臣庶孰不傾瞻臣幸以賤工遘斯盛旦願効封

人之祝顯陳大雅之詩

口號

劒珮聲來合玉除騏驎煙上暗金鋪近
臣先識天顔喜九奏初知晝景舒東海
爲田將幾見南山稱壽已三呼欲知帝
力今多少醉舞行歌塞道塗

對聽

知府大夫村德絕人威明繼古政在循
良之上名與日月而馳慶吉旦之在茲

合羣心而同樂敢忘薄陋願効揄揚

口號

黄堂窈窕慶佳辰密坐雍容合搢紳廣樂充庭如在夢歡聲着物似逢春瞻天巳祝無窮壽盡醉爲期莫計巡平世難逢身易老嶺梅初破酒方醇

勾曲

輿情巳徹廣樂方陳金石同和宛若清都之奏魚龍並聽真作洞庭之音上奉

戚顏後部合曲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二十終

跋

陳師道（公元一〇五三——一一〇二），北宋詩人。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後山居士，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元祐時，先後由蘇軾等薦爲徐州教授、太學博士。紹聖初，又因蘇軾餘黨的罪名謫遷江州彭澤令，因丁母憂，未成行。後召爲棣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以卒。

陳後山是北宋後期的重要作家，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最早學文於曾鞏，學詩於黃庭堅。與蘇東坡、秦少游交往甚密，世稱爲蘇門六君子之一。他的詩文因曾鞏和蘇軾的力薦而

稱名於世，而最有影響的是詩歌。

後山詩文集的刻本現存以宋蜀刻大字本《後山居士文集》爲最早。刻本前有謝克家序，收詩六卷，文十四卷；半頁九行，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邊；字大如錢，古樸大方，刻印俱精。與《蘇文忠集》、《蘇文定集》、《淮海先生閒居集》版式如一，同爲南宋時期四川眉山地區的刻本。迭經明清兩代著名藏書家朱鍾鉉、梁清標、姜宸英、翁方綱、吳榮光等鑒藏。最後爲吳縣潘氏滂喜齋後人所得，建國後始歸北京圖書館收藏。

流傳至今被認爲陳後山較好的詩文集，還有明弘治本《後山先生集》三十卷、清雍正本《後山先生集》二十四卷、清光緒本《後

山先生集》二十四卷等。各書雖或有增輯，但俱失真面。如弘治本《後山先生集》爲明弘治十二年潞州令馬暾刻本。書中王鴻儒序云：「是書無別本校證，訛字頗多，觀者以意讀之可也。」事實確是如此。明本雖十分罕見，但文字訛奪很多。其它如雍正本、光緒本都由弘治本而來，唯蜀刻本可校正通行本「不下千百事」的錯誤，由此可見此刻本的價值。現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以影印出版，廣爲流傳，讓古典文學的研究者、愛好者得以見到它的真面目，不能不說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此書原缺第六卷第二十二頁，據目錄此頁爲詩《晚興》的最後兩行，《宿齊河》、《別劉郎》、《趙巖》、《雞籠鎮》詩及《東阿》

詩題共十八行。現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刻本《後山詩注》將所缺各篇補録於後，以供參考。

補録：

誰初教鮮食　澤竭未能休

宿齊河

燭暗人初寂　寒生夜向深　潛魚聚沙窟　墜鳥滑霜林　稍作他方計　初回萬里心　還家只有夢　更着曉寒侵

別劉郎

一別已六載　相逢有餘哀　公私兩多事　災病百相催　無酒與君別　有懷向誰開　深知百里遠　肯爲老夫來

趙巖

一市萬人聚　四衢千里遥　胡然不作邑　兼自可成橋　羣盜去無跡　諸家壓不驕　由來天下事　浮議易傾摇

雞籠鎮

河市新經集　雞籠舊得名　初聞北人語　意作故鄉聲　客久艱難極　情忘去就輕　空虛仍廢忘　何以慰諸生

東阿

按：《東阿》以後即緊接第六卷第二十三頁。

薛殿璽　一九八一年十月於北京圖書館

後山居士文集

（全二册）

［宋］陳師道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7.5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 7,000

統一書號：10186・477　　定價：3.20元

（全二册）

統一書號：10186·477

定　　價：　3.20 元